

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序

南鄘諸君會射序



君子之學貴乎有用不志於用雖曰未學可也聖門之藝有六而射為重蓋射者男子之事志有事於四方也近歲南鄘諸君於二仲月肆諸射事予雖不敏亦從事其間嗚呼鄉飲廢而長幼之序乘大射廢而君臣之義缺今之去古也遠矣欲人之知禮也難矣茲射也匪曰嬉遊為樂將少長是序匪曰僥倖為得將心體是正匪曰致遠為功將中鵠為善匪勝已是怨反諸己為賢匪酒醴是嗜而辭養為恭匪多美為能而進退可度矣如是其於修盛德遠不肖習威儀

復鄉飲而適世用不由斯而有漸乎若夫野曠天清
露禾棲畝霜氣折膠秋鼓厲木士氣充而耦同燕角
勁而弦裂張候去百步之外揖遜務君子之爭得之
心應之手箭如鷓叫羽若星飛雖未敏及參連神凝
刻注追騶虞牧野之風致矍相堵墻之觀庶幾繹已
之志張本乎四方之事誠君子有用之一端也孔子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矧君子正己之具也哉因序其事而賡之
以歌曰
古道下散文武岐中原氣折兵塵飛四郊多壘乃我
責誰云武事非吾知不見東家矍相事當年凜無
全齊丈夫况當志四方射先祿後非吾欺只今天地

一射圃國俗靡：從風披圖書束置奎宿黯弧矢高
射騰寒輝冥：天道既如此智者相時行所宜又不
見臺城陷辱古所唾舞于不抃高皇危諸人清談不
適用晉室竟墮東門機乃知六藝射尤重世不可廢
誠有為寄謝一丁相謂子恐人迂乃坐書癡

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
矣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鄉大夫靡不
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
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嚮
比其誠也弦以狸首殺其等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
勝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誠傲其慢也若夫左右

盍簪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定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坐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己之道歟且古之為學怠惰之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為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矣獨奕之技行于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一着一機司明以之耗亂靈臺為之撓搶必決其存亡而后已傳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子自憲臺秩滿居閑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廬清停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一出於正方之既飽而嬉莫知所嚮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至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

遊洄溪序

夫燕游觀覽蓋所以增放曠而攄煩滯也故君子所不廢焉歲戊辰夏四月既望時雨霽景氣清嘉苗濯秀二麥含實翰林先生拉二三子聯騎出郭由郡之西南按轡遶隰周覽物華既而掉鞅東首尋盟洄溪之上於是步蘭皋俯清流蔭佳樹藉碧草鳥嚶而遺音魚躍以騰水飛鳴潛泳各遂所宜悠然之思

與淵流俱而莫際其涯顯然之氣與造物游而不知其所極先生曰吁樂哉斯游也於是談麈屑飛朱絃嚙眇從容質問不覺前席二三子怡然洽所歡充然有所得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風乎詠歸又何啻遺塵枉而摠壅鬱者哉因援毫為之序

帝王鏡略序

東萊云六藝之文學者之大端也其次莫如史然史書浩博自遷因而下不啻數百萬言學者雖資稟精彊至於極其致而得其要者或寡矣矧童子初學者歛近讀遺山先生鏡略書所謂立片言而得要者也其馳騁上下數千載之間綜理繁會數百萬言之內駢以四言協以音韻世數代謝如指諸掌歷代之能

事畢矣然先生北渡後力以斯文為己任孰謂斷大材而就小室抵和璞而輝丘陵者乎是書之出若為童蒙學習者之所設也然傳不云乎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循序而進有不可躐等者士人張敬叔貧而好學家藏是書今刊之以廣其傳亦可以見其用心焉爾彼初學者一旦心志通達由堂入奧又且得博觀約取之法焉是則一鏡之畧不為小補者也至元四年歲丁卯重午前二日題

王氏藏書目錄序

河南房扈王氏為衛之著姓百有餘年祖宗以孝友相傳略無長物逮先君思淵子北渡后亦不治生產怡然以閉戶讀書為業聞一異書惟恐弗及其

弱冠時先君氣志精強目覽手筆日且萬字不十年得書數千卷或者曰藏書如是尚爾為先子曰吾老矣為子孫計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榮保其爵祿不知一跌足赤吾之族知富寶其金玉一慢歲已為盜所目也何若保書之為寶乎若子若孫由是而之焉為卿相為牧守為善人為君子上以致君澤民下以立身行道其在於是矣由是而觀先君立世之志貽厥之謀何其遠且大哉嗚呼先君去世將近二紀不肖某今年四十有一遺言在耳遺書在櫝感念平昔不覺泣下因復慨嘆仕不為進退足自樂蓋所恃者此爾然置之而不力其讀之而不踐其道與無書等矣傳曰遺子黃金滿

籛不如教之一經此誠先君之志也可不懋教之哉至元四年秋七月曝書于進與兒子孺校而帙之則各從其類也述書傳目錄叙

汲郡圖志引

客有過僕而問曰子之經求衛事纂集圖史所嚮欲何為哉僕應之曰述先君之志也昔先君無恙時嘗訓某曰衛有圖經舊矣比渡已來百訪而不一見世郡人也生於斯長於斯宦學於斯聚族屬於斯由宋而金而

皇朝百有五十餘祀不謂之遺俗可乎且衛得天中桑土之野北通燕趙南走京洛太行峙其西大河經其南河山之間盤焉一都會也及論其郡國之本

未輿地之因草牧守政教之賢否土產風俗之醇醜
山澤利益之隱顯人物古今之盛衰則藐然不知責
將誰歸至如淇水名川也而指為李河銅關近防也
而曰壁列門羗公顯號也而曰康叔塚殷溪明表也
而稱太公泉共城伯國也而曰段天子城趙越太守
也而曰越王墓淇口會亭也而曰衛新臺崗名博望
而祀張騫山號仙翁而歸葛氏眎獲嘉而曰故城以
頓方而作頓丘枋裏而為枋頭而又汲水湮而無聞
金堤蕩而失據其甚則白圭訛而為鷄黑麓謬而為
廉迷惑忘返以至於斯可勝嘆哉是皆吾平昔欲正
之而不忘者也吾老矣終當畢此一事付之青箱無
幾先君捐館雅志罔就嗚呼痛哉中統建元之三

年予自堂吏來歸閑中紬繹經史得先人所藏遺

書淚灑行間愴歎久之曰精爽不昧有繼志述事庶

少慰爾於是聚書一室研精致思蟬蠹群言外則訪

諸耆宿雜採傳記碑刻復為按行屬邑以覆其所得

噫汲雄望也自康叔迄今幾二千餘歲其幽光潛德

靈蹤盛蹟隨陵谷起滅不可殫紀徵文獻則墜簡已

亡懷舊俗則高年無幾瞻言丘壠旌紀寂寥不肖何

人能發越其間哉然先子遺教不可墜也良史所載

傳信後也故特取其人物政教風俗關於治亂為後

世之法者群分而類聚之復著辨論等篇凡若干卷

題之曰汲郡志曰郡者何包上下而言也書成因自

笑曰諺有之家富弊帚享之千金其不肖之謂歟然

非敢示諸作者庶幾來者志存肯構其治梓作室以
是為撲斲垣墉之始丹腹墜茨之本可乎客唯而退
時至元丙寅秋九月重陽日引

會玉簪花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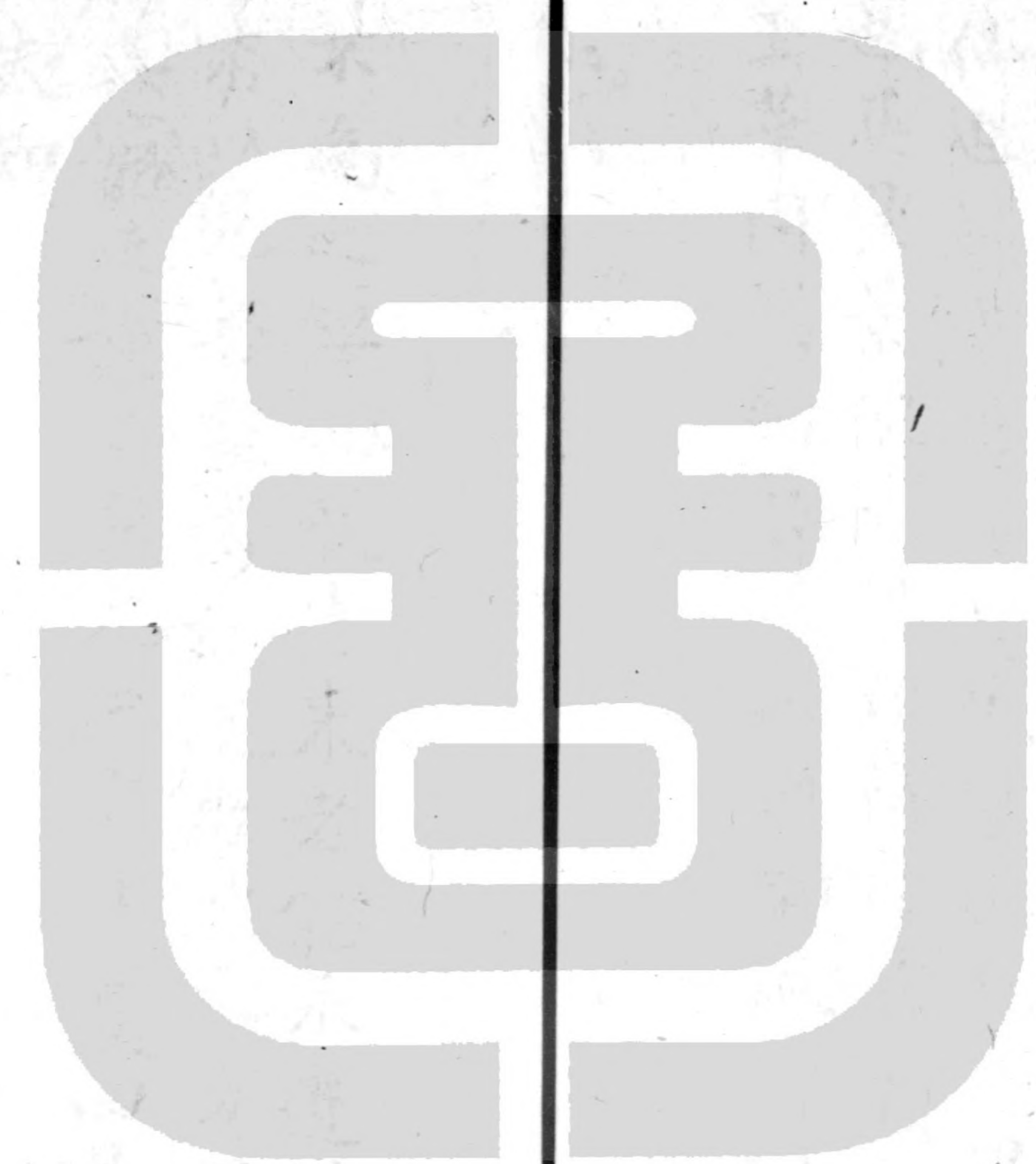
玉簪花之名品也然唐宋以來騷人賦客歌詠不多
見豈花之種昌於近代歟較其繁昌在京師為最盛
豈花之性喜涼風土使之然耶當其連軒暑退幽砌
涼新翠筵高聳瑤花盛陳湛露氣於碧霄映仙姿於
月戶素影以之輕盈芳心為之容與至若肌膚綽約
來姑仙也綠雲婆娑墜曉鬟也幽香濃遠眇不知其
幾許也其畏景便陰低昂倚佇意韻飄蕭如欲輕舉
所謂玉華同駕紛簪導以何翩風標可人占高秋而

其治特作室以
可乎家唯而退

其治特作室以
可乎家唯而退

其治特作室以
可乎家唯而退

其治特作室以
可乎家唯而退



其治特作室以
可乎家唯而退

其治特作室以
可乎家唯而退

其治特作室以
可乎家唯而退

所安神不為之餒而敢告來者能永遵儀法不惟德
歸於厚有以見吾皇考繼述啟迪之方祖妣承家守
節揚厲無窮之意也至元三十年夏四月翰林學士
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裔孫惲百拜而為之序

南陽府瑞芝詩卷序

天地之大氣無不同也其至和純粹之極隨德感召
而禎祥之故應于上則有卿雲景星發于下則有醴
泉朱草芝為物尤瑞然產之不恒秀之而時異者蓋
不一二數焉完顏公尹南陽之明年有芝產於方城
民家凡四本誠秀麗而殊常者也其駢枝連葉突如
雲興幢然蓋植有累至十六七者英華韞暉顏如渥

升可翫而愛郡之吏民視履考祥奔走庭下咸謂公
視事已來行有以召之故也如役使時而田里安賦
斂均而物情允疲痛者為之息肩方苞體者使之不
天是慈祥愷悌之方拊循惠養之實浹洽備至感君
休徵物効靈先者也公曰方今王澤下流皇風遠
暢意者仁厚之化行乎江漢或者衣被草木昭回光
而為開先之兆也昭矣予何敢以當之耶篚置以
聞衆復曰非常之瑞歸美於上臣分當然弗產於鄰
郊它邑而呈祥於提封涵濡之下不蒸於顛柝棟隆
而擢芳於陟澤野人之圃亦由布宣中和導揚德化
下克靈承之自也是不可無聞於後遂繪彩靈姿求
太史紀瑞者屬之俾上以頌天休滋至之繁下以見

端 郡守惟良之美適余將事在申因其請樂為書諸卷

文府英華叙

僕自弱冠時從永年先生問學先生以科舉既廢士
之特立者當以有用之學為心於是日就通鑑中命
題或有其義而亡其辭或存其辭而意不至者課之
以為日業雖云此何時也然觀多事之際斯文有不
可廢焉者小子其勉旃及長年以來綿歷世故愈知
先生之言為有徵至元三年予自魯返衛居閒痛悼
墮窳日以書史振勵厥志因觀古人臨大節處大事
征伐號令渙汗云為之際含章時發以之功業成而
聲名白者良竊慨慕焉遂漸自戰國已上迄于金取

其文字粲然適用於當世親法於後來者得若干首
題曰文府英華非敢妄意去取第類集以廣怡說其
或從事力列屬辭比事庶有効於時寔自先生之教
之中來也是不可不序四年丁卯秋孟三日引

宋總尹母夫人慶八秩詩序

人與天地參所貴者生所敬者壽福全德即此又壽
者之可樂也予宦游燕朔接世家甚多至於享高年
之安且五福之慶者總尹宋君母夫人其一也夫人
姓魏氏濟南人出膏浸釀薰世為名族及歸處士貞
順儉約被服僅二早夜以中饋是承處士安冲適樂
易以文儒重一時為中令耶律公所知意賓客樂施
予尊俎談詠有承平故家風味故軒車填咽鶴蓋交

陰於門者無虛日夫人躬儉內助壺儀有則賓至率
擊鮮供具佳者名釀齊潔嚴整未常計家有無俾不
足於賓所也處士膏與客語久夫人造憐戶間有所
聞客去即曰直諒易言我雖誠人則有愛惡焉再思
可也其順成輔佐君子至意類多此子四俱教之讀
書雖出就外傳庭訓之際以孝悌忠信為主曰孝者
行之源悌者順之至忠者臣道之極信又用友所須
以成者立身揚名本其在於是汝等敬之勉之古稱
陰教有助夫人之謂也長曰漢臣河南府路總管忠
勤長厚不類今人次魯臣願而克家恬於仕進次唐
臣才碩有幹局侍儀司法物庫使次楚臣博學多藝
能有處士風

上邨潛時以琴阮侍左右有年今以致養日嚴為事
夫人今年壽登八秩康寧精爽髮微艾容粹然歛啖
如五六十人歲時拜慶子孫滿前班衣彩袖鴈行玉
立其團樂香火之情雍肅閨門之化融融泯泯萃於
一堂之上不謂福全德邵可乎吾是知君南美化本
於正始而有麟趾鵲巢之應洪範之九五根於攸好
德一言而壽為五福之尊禎祥有自於宋氏聚可見
矣求諸公賦詩歌詠其所貴可樂之美屬揮而為之
序

總尹湯侯月臺圖詩序

蘇門山水明秀為天下甲蓋有東南佳處瀟灑之勝
而無卑濕蒸炎之苦誠乎州之江南也湧金門外西

南行三里而近曰蘇氏別墅中有大石月如周列座
鼓八因得名曰月臺其形勝大聚溪環竹外山倚雲
稍空翠湖光動盪無際蒼烟白鳥客與鳴集渡野約
穿林篁而入中鑿蓮塘前方洲構亭其上青梅蒼檜
四面間植奇花異卉繡錯其下牡丹臺醪醑洞又為
東西別圃春則醉其香夏則清其暑秋月可玩冬梅
可探而賞也四時之景皆新而其樂亦無窮也暮春
初郡人游歷始于百泉曉翠經柳湖雙塘梅溪而南
迄為止息故共頹月臺寔為一方首尾之冠至元丙
子春予自晉東還取道共城友人於焉觴予為一日
留觀其廢礎修復堰蹊高敞雲烟竹樹光青疇昔詢
之知為府尹湯侯易而生也是年冬與湯會燕出所

繪月臺圖且曰為仕宦牽率罔獲徜徉其間以遂初
心今欲求諸公題詠庶見其素蘊雖南北東西時得
展玩猶一到其中也吾子為我序之嘗念天壤間佳
境幽人勝士樂之而不能有豪宗貴族有之而不暇
樂三十載間吾見此四易主矣不知當時賓從輪蹄
凡幾往還得窮雲烟魚鳥之趣彼幽人勝士暢情適
意不以物之有無為樂而肯游豪宗雖有之能遂其
樂而樂方為已有雖然今君以才術通顯投功名之
會膺長沙方岳之寄而能以此為懷豈他時倦游知
止之心急流勇退之舉將張本於斯歟十四年上元
日序

博古要覽序

予性澹癖無他嗜好獨於古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
必摩挲瞪視辨其銘款為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悚
然起敬想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第所見不
廣究其義未詳耳十四年春余入翰林四十有七日
侍左丞相耶律公於玉堂坐間出宣和博古卅三
卷示予因假以歸與院史趙復取鍾鼎韻歐陽子薛
尚功款誌呂氏博古李羣舒考古等圖參讀而節約
之觀其制作之精微錫用之所以篆籀之古而不苛
文章之雅而不迫取物象形垂徽萬世其為法深且
遠矣因念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是器斯可矣矧
微辭與旨引據致證於繁昭著生平所疑前賢或闕
而莫可致詰者一覽而盡得怡然理順渙焉冰釋筆

削既已從其類而作若干卷題之曰博古要覽客有
過而笑曰子之學并俗尚從寂寞惟恐其不古也其
如適越而冠章甫何予應之曰不然方今
明天子御極神聖慈武撫四海而有之禮器綉典將
維新是尚一日告功神明郊祀饗獻之禮行有每事
而問者據所得而告之曰此鼎也彝也卣也匱也爵
也壺也犧也象也如是而已其於魯兩生間安知無
一日之長乎客笑而退於是乎書以為序

書畫目錄序

登崑崙之墟者知宇宙之大臨滄海之淵者見魚龍
之富故達人火觀必於物之所萃而致意焉乃能窮
古今之變極天下之觀否則與管窺等耳若夫歷代

之法書名畫唐以太宗嗜好之篤宋以徽廟耽湏之
甚搜訪百至品第裝潢比三代傳寶至陪塋昭陵閱
藏內殿仍置官典校署之曰秘省何其崇哉當時自
非寵錫貴近賜觀諸王思欲頓首一闕胡可得已且
唐迄今五百有餘歲幸而存者又無幾唐亡而五季
宋殘而金源氏金滅而
國朝興其間兵亂相繼散亡廟燼又不可勝紀
聖天子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丙子春正月江左平
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勅平章太原張公
兼領監事仍以故左丞相忠武史公子杠為之貳尋
詔許京朝士假觀予適調官都下日飽食無事遂與
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竟日凡得二百餘幅書字

四十七幅畫怡然有所得冲然釋所願精采洞達滯
思為一攄所謂升崑顛而見洪荒之大俯溟渤而駭
先怪之多也嗚呼三先五岳之氣縕網盤礴發於人
為精華傳於代為英物以數百載萃聚韞藏之盛積
而為崇丘澮而為淵府一旦顯然拭目而觀可謂
千載一遇也因念人與事機其會與否皆有數存其
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張公右易字仲於府第
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櫃示予皆彩畜繪本金文玉
牒今觀中秘所有璀璨輝赫與夢中所見者畫同吁
亦異哉傳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
畫目錄序

故翰林學士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張公挽

詩序

歲甲寅冬先生被故經畧史公召過衛惲以諸生贊
文上謁承顧睐獨異逮中統辛酉先生自河東宣撫
改授翰林學士兼中書省參議其秋惲亦以都司就
列機務之暇接論思殊款至元二年公以前東平宣
慰起復簽山東等路行省事適惲從事在魯又奉間
燕者兩月六年己巳冬不肖應御史辟出真定候公
於廂齋尊酒從容言笑竟日因及西臺故事時公精
力未衰慨然經世之懷尚眷眷不置也厥後惲官平
陽猷聞公填撫時故績章在人心不去者甚悉私
念自甲寅迄壬申歲廿年間與公會合者五聯事者
再似不偶然也故知公為頗詳公資剛嚴有經濟器

業遇事風生果於斷割其庭議剴切矯有長孺志
節至扶善良嫉姦惡又似夫王義方對仗時辭氣生
平素蘊在河東展略盡至今三晉間愛仰如神明乃
以霹靂手自為雖時致齟齬其耿自信不疑者氣
終不少下公歿后三年甥王草來過追惟疇昔愴然
動零落丘山之感余亦為歎歎也想遺直之不復悼
斯文之如綫勉為哀挽庶答願遇知己之厚且代封
龍招來之此魂而有靈鑒茲哀悃公字擢卿姓張氏
太原交城人早舉進士聲藉場屋間既而以臺掾進
為人儀觀秀偉山立揚休望而知為正人端士壽八
十終鎮州願齋其自號云不書名貴之也至元丁丑
秋謹序

趙德明母劉氏慶八十詩序

人皆以壽為樂然使吾親壽而康寧茲人子之至
樂也鼓邑趙君德明子官晉府時幕從事也每與之
接不下帶而存者皆和氣愉色其臨事行已洞屬
屬若持盈奉玉惟恐弗勝予異之而不及問戊寅春
會京師稱其母劉氏金進士都水監勾之女穰縣簿
者德唐甫之妹年雖高聰明安健紉縫在手不持杖
作筋力先懷遠府君不幸早世三十年間昶暨二弟
靖炳頗試所歷及有孫六人女孫二人重孫二重女
孫六同居無間言是皆母氏慈愛恭儉陰教有方之
力也昶等不肖愧弗能紆青拖紫儋爵析圭以顯榮
為養用報劬勞之德今歲壽開八秩將南歸省慶尚

賴賢士夫見之歌詠歸慰母心以為閭里光乎告之
曰壽福富貴衆人之所欲也若今之富貴似可求而
得唯壽與福命之於天不可幸而致彼高明家雖三
牲日養未免使親有顧慮可憂之感崇高而安者子
孫多親不待之嘆今君職雖卑祿雖薄與仲弟輩怡
然以志為養其樂也融、吾知案上一杯菽水過於
五鼎七牢矣時也恒山之陽滹池之濱風和而畫明
鳥嚶而華粲綠萱婆娑於堂背舞袖欄班於膝下朝
而倚其門夕而倚其廬侯子之來歸君其行矣試以
吾言語諸鄉人而曾閔和樂之氣將有聞風而興起
者焉至元十五年季春清明日序
潔古老人注難經序

醫之有難素猶六經之有春秋易也書雖虛言、不
極意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潔古張先生醫師之大學
也。以是書注釋雖博未免有仁智殊見體用不同之
間於是研思凝神探索玄奧發遺意於太素之初出
妙理於諸家之表使體用一源得失兩判復隨其疾
證附以禁忌方論述經解廿四卷先生高弟東垣老
人以其書授羅君謙甫兵後文多墜簡及得田氏口
傳易水遺旨百餘條直補脫漏遂為完書予嘗觀其
肯要顧天下之事未有不極其理而能臻於妙者矧
醫術精微主司萬命惟其至精非一世之所能備惟
其至微非一智之所能窮故軒岐開天如大易之畫
其卦越人撮要猶三傳之替其經迨潔古講解古今

之善傳注之能事畢矣誠生民之命脉醫學之淵會也嗚呼鑿固難事學即能至於提挈造化會歸一身如秦扁闕五臟而洞痼結察形聲而辨死生推原本自心融手應坐收神聖康濟之功要以理明學博精詣其極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功用之實成在是書學者宜盡心焉而太史公稱扁之術得於餌桑君之葉飲上池之水特以診視為名恐未之思爾謙甫將板行以壽其傳求題諸篇端予嘉其學術及物之外能先昭師道如是可謂知本也已先生諱元素易水人潔古其自號云至元十七年歲次庚辰中伏日序

宋東溪墨梅圖引

性之所得於天有不行而至不學而能者况託物游

藝意存所寓者哉總尹漢臣善寫梅樂之終身而不厭且梅以墨繪黯淡枯寂無聲色臭味可嗜而悅蓋性之所得有不容自己者余嘗踏雪過南塘入東關主人開樽小酌醉中出示所製溪雪春風等圖亦以淡僻故為把玩者久之覺冷香疎影運蕩於几案間令人備然有孤山籬落之想後考試洛陽復與君會府署之梅花堂庭之所植者皆是也因舉觴相屬曰水南梅之淵藪又久官於此殆將俾使君移船花光臻趨然之極致耶東歸悉以近作臚示其風味之勝瀟洒之工又非向時吳下矣及入汴解裝盡為好事者索太嗚呼君今已矣梅寧復得耶其弟唐臣義夫輩追憶風流事止如存聯綴遺墨求名士夫題詠將

昭大兄游藝之美來屬引其端漢臣於余契久且敬
故知為人頗詳君天姿誠悃與人交有終始於修身
齊家孝友純至一門之中融怡以及於政是知
託物寓意於歲寒三友之間者不徒模寫形似俾自
得之趣冠時人而名後世也十七年立秋日秋澗序

新修調元事鑑序

士之有志於道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
以宰相自期降是夫何言焉然宰相者輔天子坐廟
朝經綸一世豈偶然哉是在彼者得之為有命而在
我者為得而不盡之哉况相之為任正己以格君心
之非進賢以盡知人之鑑理物以代天地之化
以成天下之務尤需以學術而為之先若不學無術

則闇於政體是最大臣之所深蔽故賢如傳說典學
初終聖若周公思兼四事逮夫叔世多故大學之道
不明於上燮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相之德業
其所存而不亡者幾希矣此事鑑之所以作也嗚呼
三代而上如禹益稷契其謨猷德業光極臣道日星
麗天尚何議擬故斷自殷周已來終之近代上下千
有餘載間其相之賢否且列無遺俾歷朝之用舍一
代之安危前後鱗差易於即見至若善或當與詳其
所可法惡或可奪書其所由然準於夔契伊周之所
行斷以孔孟諸儒之正論間以臆見附之要本德學
材識公明正大以道事君為事業經綸之最至如遭
際聖傑不善更化祇以權謀功利為尚雖濟一時而

不可多得終非鑑之所先務也僕老矣壯而所期見於世者百不能一必故朝夕覃思是編庶成一書亦畎畝不忘之心也俾後之君子有志於斯民者識前言而明治體稽往行而處事機其於家職不無少有補焉至元二十年歲次癸未夏六月十有七日序

顏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衆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人以有關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闢三蒼之餘烈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昔莆陽鄭樵嘗集公代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予之耳聞目觀

泊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有二備錄家藏實有五十一有以以懔僻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念其嗜之無力自非黃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嗚戲公之書今存於世者無幾加之歲刊月敵有廟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斲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書寧復載得耶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胷中忠義之氣葱鬱散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哀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闕於風教者乎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顏陳縱橫

魯不踰距眉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
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求臨池之
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至元癸未得伏日序

衛生寶鑑序

醫與造化泰學之精者為難至著書垂訓莫後世必
然之用者為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
予言初授簡席下東垣曰汝將為人之學歟聞道
之士欣請曰走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詣廼
所願也故十年間雖和寒感暑親炙不少輟真精力
久盡傳其私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疾不外夫陰
陽變微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為
可爾用是以所得驗於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

審葉為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為一書題
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
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燥以酌其疾證之宜
否也曰紀驗志述其已之極料與彼之深淺見其功
効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為我序之乎
聞醫之為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已來
難素靈樞等書累數千萬言自非以醫為已任者孰
克而究之若羅君者可謂以醫為任而究其理之所
自欣昔王彥伯鑿聲既白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
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
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復能著
書垂後冀必然之用其仁心普眼當與彥伯同流其

誰曰不然故樂為題其端云至元癸未歲清明日序
王彦角西陽雜俎云
唐人為道士善醫術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嘉慶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晴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序

與左山高公論書序

嚮伏觀所類諸賢法書平生所未足於為畫償公云
如楊少師維摩等帖天真爛熳上法二王下與魯公
爭衡至縱心所欲皆寓正筆而不踰矩所謂出新意
於法度之中奇妙理於豪放之外知此迺悟活公云
余書不可學二者輒筆悞而無勁氣似非虛語也因
復出坡公所書寒食詩二帖方之在顏楊兩間蘇當
為人域之賢爾嗚呼古人不可作所得見者書蹟為
最真今吾左山高公掇拾於二千載後剔去纖妍而
留精偉復始終條理俾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又智

者之事諒非禪中有眼者疇克辨此邪第恨不得時
時聽瑩以盡古今之變會歸其極耳然歸裝廟已
復租載矣至元二十年四月六日書于所寓壽宮之
道室

上巳日林氏花園會飲序

四序言讌氣有慘舒不無哀樂從違之間維暮春元
巳物華澹豔極夫舒樂者也故昔之人延續維新被
不祥於川流之上其來遠矣然例以三日為節緣不
克與已會者益尋常焉今歲人和氣稔適與已契又
可重也不揆援永和之舊例嗣舞雩之清音徵賢合
友禊飲林氏花園尋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於是登
野約酌清波折柳脫窮秉蘭郎宴歌絲間發羽觴交

獻不敷行四座紛然迭為賓主酒既酣秋澗老人繼
以柳園新唱詠四者之來并喜三樂之同集揚觴娛
賓傾冠倒佩不知其不可也已而客有稱於坐者曰
昔會稽諸賢禊集雖雅未免因述梗懷俯仰今昔動
終朝歸盡之感今吾與子一攄底滯增暢老懷顧知
已而無雜賓聆歌聲而免詩苦以此方彼疑若可繼
樂有所踰也是不可以不志明日弟枕草來解醒首
賦佳篇乃以其序屬予余亦以會鮮離多樂之不易
再也筆泚餘酣率尔而作時至元二十四年歲在丁
亥甲午日也謹序

編年紀事序

史書浩博殆蘖山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第撮之者

不易區別編紀之書有不得不作者然務博者或詳其不必書從簡者至略其所當取斯蓋漫然中無所主故也大抵觀史者須當見其一代興衰之自要本不出君與相好尚治忽而已如賢否之用舍治亂之所由生刑政之寬虐民情之所從易安危之機截若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是皆吾儒法之而為明時治平之具者得不詳且備故若筆之而無所用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績時斷爛朝報耳廿一年余解印西歸休焉而無所事日續相務為業編年者尤不可斯須而去手遂與韓生弘因其舊編增而廣之事備於前統明於舊若夫世主之御天接統輔相之登庸宅揆前後擊屬一不敢闕所謂談夫運之盛衰者則思過半

矣明年冬既斷手生曰增輯之意不可不序諸篇端吁吾年向耄前日所進今日不覺其忘小子其秘之于以備吾家葉籠中用可也時則二十四年丁亥歲夏仲日序

王氏易學集說序

先君思淵子昔掾民部時尚書張公諱正倫日引一叟連榻坐與之問辯甚款察之蓋講易經旨也每泰署已輒抱牘傍侍張公曰汝亦樂聞斯乎曰唯自是日熟所聞遂潛玩焉造次顛沛樂之而不釋也北渡後過玉華王先生復得窺其門墻而覃思焉既而有問答理亂之說玉華子訢然曰推是而進何憂乎不造夫突與也然專靜之功不可以不至藏往知來寔

本於此吾子其志之既而家府屏遠人事取歷代諸
儒所傳探微隨妙日一卦為業真積既久靜見之心
遂大以肆曰吾老矣非述何以見於後示子孫以大
受也乃組節辟言使如出一手辭約而意貫諸家之
善蓋無餘蘊矣嗚呼易之為書三聖人憂世而作也
其道有四互為之用然身外無可論之道外無可
談之理天理人事不出乎日用行己之間而已是書
之集四者具列要以近人情為本使學者切身以求
用易知而不雜其於易道庶彬彬然有煒矣不肖今
亦向耄先世庭訓墜泐無緒大懼夫不學而衰也乃
沉潛是編冠修述之意於篇首仍題曰王氏易學集
說使後之來者知

先君學道立世其博文約理有如此者小子憚復續
所得以綴于後蓋先君所未見也庶幾五十家之
說左右逢原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春二月一百五
日序

送信生士達北行序

勾吳之分豫章之野有神物焉雄靈陰縵世不多得
佩而服之可以檢非常而走先怪礪而用之可以決
浮雲而開白日當其鋒鏑翳昧沉鬱於幽圉之下然
衝霄之氣不自達於斗間雖有精鑒博識之士安得
佩服提携橫非常而神利用者哉君子之仕也上需
志於達而後可以見於用用則先其材之云何而後
其時之利與否也達于辰而匪其木何克應事機而

成吾務負其才而艱厥時吾固知攸往而終有所濟矣故伊尹不以其時而有間於所行孟軻氏不為齊梁不吾與而必意於速去何則天之所身於我者如是我烏敢自棄不力其在我者為奚暇計其可否俟彼有時而後我為之應哉士達少問學於予嘗以政試於諸生間唯士達知所以對當時已異夫姿之敏志之遠到也厥後揚歷州郡果在夫受直罔忘其事者之外及例歸河東又見夫居養有得器藏諸身與時消息者蓋素所蓄積耳斯舉也又非底滯於下求達於上方試用於公卿之間也顧時與仕吾無所慮矣然理有所當燭者試以吾嘗從事於斯者告之夫仕宦雖或巧拙而其間有不容不容力者彼自然之

來吾順受而安之是則力之所不必也吾分既爾吾行足為即其所受而克其義之所至是則力之不可不勉而前也所勉者何用晦而明以訥為辯竭誠心於所事見寔用於當行察其機而發人之幾通吾滯以達人之滯不以資之微卑為嫌不以與之依附為得盤桓居貞以俟夫君子之大受何患乎聲名之不昭事業之不顯而著也於其往也故書以為贈

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至元丙子夏五月予考試河南道出臨汝館望崧樓者再宿歷覽後圃總為塵迹所謂汝海虛舟者於蒼烟老樹間歸然獨存因得防禦趙公亭記於壁間倚杖披讀者久之令人想見承平官府之盛惜公遺文

不多見也。後七年，予自齊還，衛日與公孫維弘杖屨
徜徉言笑者無時。一日出耐辱集一編示予曰：「此先
祖通奉君之遺藁也。」予請而讀之者數日，得辭賦古
律詩及雜著樂府等篇若干首，其氣渾以厚，其格精
以深，不雕飾，不表襮，遇事遣興，因意達辭，略無幽憂
憔悴，亦新艷險之語，信乎太平君子，假樂有餘，而神
明与祐者也。維弘遂以集序見屬，予曰：「以遺山先生
之論之詳，此固以為之足矣。然士君子之學，文章德
業，名為兩塗，其實一致，有以事業而垂世，有以文章
而名家者，傳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吾儕孰不欲得時行道，使利澤施於人名
聲昭於代，蓋有幸不幸，遇不遇者焉。如仕宦利達復

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掩其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
若文彩編紉，竟不得以片善及物者，其或曰：「若何克
為一文士而已。」此真為妄人，尚何知兩塗一致之理
者哉！既為其序，且寓夫子之所感云：「先生諱思，文字
庭玉，明昌五年進士，官至通奉大夫禮部尚書。初，河
朔雲擾，公流離兵間，挺身歸國，遂為德陵所知，故其
仕宦通顯，而為兩朝名德，一世之龍門者云。」至元戊子
秋八月朔旦謹序

宮禽小譜序

三百篇之作，風人多引物以比事，或託物以發興，其
氣類情性，學者不可不識也。是謂致知格物之道。十
一年江左平，宮禽玩畢，達京師。戊寅夏，予待制在

京師獲觀諸禽於會同館之西位者凡一十七種誠
有可愛而當識者厥後珍禽奇獸陸貢川輸歲相望
於道彼隸鳥官入上林集萬年之芳枝蒙
天顏之一盼振羽和鳴固有喙同而如瘖者矣其為
物不可為不遇也因念九州風氣各殊其所產常異
有無亦然非遍游歷覽有終老而不識其狀與其物
之情者况來自閩廣之遠乎伏見近年求訪嘉士車
徵幣聘歲亦不絕其或抱負器業谷耕巖隱偶不及
時賢之論者未免既窮遺逸反不若斯鳥之採擇薦
進光耀如此之幸且遇也至元廿五年戊子秋八月
壬戌偶逢江外鳥使因追作宮羽小譜叙其所觀而
識者今列于後

秦吉了狀如大鸚鵡毛羽青黑色閃閃有光翅

兩稍皆白翎耳與人肖耽腦上相荅及喙距
皆黃色聲雄烈善作人語

以類茄兒形狀毛色一與白鸚鵡同養者云性極
乖戾

尖尖帽灰綠色形如燕許頂毛上銳下豐高約
一寸故名

百舌兒狀如鶻略同毛羽蒼白花色江南三月
間或作聲今四月尚未鳴蓋北方地寒故也

白頭翁狀如鳩色純白喙距皆青頂毛冗細蓬
蓬然上起故名

柳鶯純綠色甚嬌可愛性靈如黃鶯其狀差小

切倉子一名鐵嘴兒毛純赤褐色狀如雀鳴聲
啾啾調之能頂身紙殼介胃人騎像於一欄
內分兩陣作衝擊狀甚馴狎也

相思兒灰赤色狀小如雀

白鸚鵡一其大如鳧

玄鶴二比常鶴差慘極清癯

金絲鷄毛褐色上有蒼班細文疊積如鵝鷹尾翅末
秀翠金雙團花絕類孔雀翠聞化鳥鳴皆能

效之

水老鴉形高大如鷄體班斲修首如卵形喙尖
長蜿蜒倪仰絕與蛇類爪掌則鴨也疑鳥鬼

即此也

花鷲鷲褐色中白毛紛然間出長喙趾青綠比

鷄差小又名曰嚙

小鷓鴣純白色黑喙青足但其頸骨狀曲折為

一曲

科哥形毛全是鸚鵡其光彩濯然丹喙人耳

作梳黃色耳後有黃眉兩抹上連於腦能作

人語喜則兩耳開聳

烏鷄骨與肉皆黑其蒼者亦然

送薛奉軍北行序

承宣供億莫司屬為切然戶鮮而居衝俗囂而不知
教制於上而梗於下誠有所特難者焉又恒人之情
視難易為行不乘初以取其名即旁緣以徼利苟安

依阿護養資歷揭日以俟代而已丹陽薛君彥暉由
藩府掾從事於斯者四十餘月為人外簡朴而內廉
能供王事理民訟直而有方雖當急遽二者並行而
不相遺自始逮更猶一日然其邁迹尋常立於能者
之行幸矣惜乎心儘公而固間於易難用有餘而不
違於風化因念令便於亟行化安於永久苟使民知
義方其趨事赴功有不待致期而然者儻教有所未
至俗有所未醇能者日鮮不能者日衆而供庶事理
政務固不得一日曠第恐物情治宜兩有不自盡者
此昔人以化為先而令次之師帥者又化令之本也
安得惟良如薛君者百有餘輩俾用焉而頡頏嘉治
焉而有餘裕我不以徒法為政彼不復顧難易為心

事雖衝而亦難俗雖囂而可醇方之亟便特緩夫前
後之間然能使物情紆而政本固官有儀而民不輕
民不輕則吾之令行將見如流水之源矣不然使韓
范復出職思其屬處簿書未盡間雖終日無倦亦且
有所顧矣薛君行來辭飲之酒再拜以送言為慳因
書此以贈庶幾條治宜者聞之亦將有所領焉廿五
年戊子冬十月晦序

贈日者張翱序

陰陽家者流秦漢已來如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曆學
天人太一等家其目雖多及臨事占決各開戶牖吉
凶得失互皆不同故漢人頡頏以五行主之于因究其
理而為之說曰夫太極判而五行具五行具而萬物

生一物而一五行也。纔有所闕，物不得為之物矣。靜而體動而用，剛柔迭制而吉凶生焉。矧二氣良能以不測為神人於其間，亦一物也。吾何以追其為術也。天人之際，有未易知者，得之深者，其理明，索之淺者，其說近。又世道下衰，人不安分，以狂妄橫于中，微倖驚于外，貪者以苟得為心，狃者以速達為念。詢其命曰：吾此去可亨，相其時曰：吾今年可動。彼知其然，即順情悅主，售其術而已。我審彼諛，竟沾沾自喜，圖一豁，陷獲為慙，是天理兩滅，而人欲肆矣。嗚呼！風俗之移人也如是，可勝嘆哉！有張生，翔者，姿甚高，輩是而志篤，語直而不隱，觸數知變。若夫誇嚴苟售其術而已者，挾是游行州郡，億焉而多中，故士子徃，與之

顧接在朝，固亦榮矣。雖然，吾將進翔於學，鑪其粗而造於精，資之深而遺其淺，不為世俗所移，不以虛高務悅習其所已，知其所未至，其要安在道，其在於是矣。能此，將見聲光四白，義置百錢，坐來衆問不愈於行，而求其售乎。翔曰：唯，有是哉！然行樸已具，敢板康節之例，願先學於四方，可乎？於是書以為贈。

星丸漏詩序

司錄判官趙寓到任之明年，置星丸木漏於衛之汲門上，仍繪采為圖，携之來謁，再拜請題辭于後。予以為政有緩而似亟，事有微而實著者，更漏是也。雖因象制器，特挈壺氏一士之職也。然天地朝昏，我則司之；官民勤息，我則警之上，而日月運行於三百六十

度之中外而二氣渾命磅礴於三十七萬里之表使
不出於五尺之幃有百餘九之數非格物善政者其
能之乎子嚮官平陽亦嘗創此其攷述測驗知為匪
易今司錄小秩也首此為務舉行廢典其儀物有足
觀者是欲勤政率先因器警民者矣然年少氣銳當
筮仕之初能推廣是心始終罔間則張希顏以夜漏
分明等數事得稱為好官自者恐他日不難至矣至
元二十五年戊子夏六月入伏三日題

淇澳唱和詩序

心有所思而有所言託物以永其言者莫詩若也
曲山君尹南樂終更將歸西山舊隱以吾故遂稅
駕樽酒談笑杖屨游從日夕不少間既老且閑

心無所運用感物興懷情有弗能已者即作為歌詩
以示同志顧不揆乃相與磨唱迭和累積日久遂成
卷束總得詩大小凡若干首曲山慮其散亂遺逸欲
命劉生琛第而為帙且告予以為何如子曰彼王公
大人羈旅草野之士遇其志得意滿與夫幽憤無聊
見於詞章者多矣然未免有豪宕夸毗之意幽憂焦
悴之狀吾輩不過道閑適安命分遣興寄詠性情而
已又非欲示諸它人俾後之來者萬一視所履而踐
厥迹安知不有撞破煙樓者乎已而客有謂吾等不
以有用為心而廢日力於此為可惜也予應之曰不
然是將俾予守兔園之冊耶削汗簡之青耶抑欲續
太玄之經耶客笑而不荅於是乎書以為淇澳唱和

詩序

老子衍義序

壬辰冬予應聘至都既館壽宮嗣教玄逸張公與一
 杖者相陪來謂須眉皓白氣貌魁偉敦古其若樸聽
 其言冲然殆有所深蘊隨見所賦詩願非澹泊忘
 言者尋西還求辭方知君為重陽宮主玄學師也既
 而其徒執老子書請見稽首再拜為致師求序取重
 之懇避席拱立需命而退因勉為說云天下所謂聖
 人者以其理之所在治從而出焉舍是何所望於著
 書立言者哉然聖道溥博誼貫群倫其為用也為天
 地立極為世主明道要不過以靜制躁以簡御繁以
 真黜偽以樸還淳以正息妄以公去私以理勝慾以

法防亂而已惜也老聃氏潛輝柱下不出於文武周
 召之時當王道中微禮壞樂崩仁殘義缺之後萬偽
 並作粹莫能觀其復思遠駕流沙高出物表扶天機
 體玄化吐辭為經過為奇譎憤激自成一家之言庶
 幾廓清澆偽再造堪輿之意歛雖然矯枉者必過其
 正迨夫末流仁智異見戶牖各開曲暢旁通肆為駕
 說養生者以久視為心尚玄者以清談為樂宜乎晉
 更譏王政之虧知幾黜河公之注今王大蜀產皓首
 玄學獨能拔出眾流間索正岐根於治平者為多無
 乃見幾而作由儒而逃墨者耶固特樂而序云

玉淵潭燕集詩序

都城西郊佛宮真館勝聚盤鬱其間有潭玉淵蓋丁

氏故池也。柳堤環抱，景氣瀟爽，嵐煙瑞靄，露清襟袂。方秋是焉，橫陳都人游觀，誠為佳麗。財賦總管王侯明之尚義好客，高出時彥。甲午秋孟，置酒潭上，邀翰林諸公為一日之娛。既而雨不克成，懼是月晦，復折簡來召，用尋前盟也。簪舄既集，風日清美，紅幢翠蓋，間見層出。天光雲錦，澹灑尊席。沙鷗容與於波間，幽禽和鳴於林際。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機，代清唱而侑觴也。酒肴饜飫，賓主胥樂，煩襟滯慮，頓然一醒。清適夷曠，綽有餘思。然賞心樂事，良難四并。雅會清吟，烏可多得。信口吐詞，不計工拙。諸公走筆，膚積咸有所得。殆山陰禊事之脩，幽情暢叙，笑金谷羽觴之罰酒數。何多第以率尔居前，殊愧其批糠也。八月載生明序。

易解序

易之為書，廣大精微，範圍乾度，經紀世道，以一理而含萬變，辯雖有盡，理則無窮。故說之者，吹萬不同，仁智各異。要以脩辭通變，近人情，閔世教為切。練師李公嘗為予言：監丞張君在河南，為衣冠清流，多藏書。得前代以易名家者數十種，早治其學，精占筮術。北歸以藝能得官，如支離覆逆，建除叢辰等伎，有不屑為者。於是廣詢博究，師心自斷，集易解十卷，于以扶聖心而明素志。駙馬高唐郡王天資英明，雅好經術，一覽偉其述作，勤至發題篇端，有正大純雅本乎仁義與經旨不殊，其於世教大有補益。命藩府板行，賜觀中外者，無慮數百餘帙，用廣發越，以表其志。尚

義山來屬俾序其事予謂古之君子立言垂世必藉
王公大人為之主張方能信其說而傳不朽如曲甚
禮經由獻王而明遺制毛公詩傳得河間而置學官
今張君遭遇賢王得成其美將見與大雅不群之英
異世而同談者矣至於淵源之傳授辭理之深奧讀
者自當知之又何俟見膏兔而設喻遇傷人氏而致
問者邪元貞二年冬十一月謹題

天德柴氏悅親圖詩卷序

昔四子問孝於孔宣父雖因材而篤所答各異不過
使親無所憂怡順顏情為難鄒孟氏復探源推本論
臻其極曰此身能誠則親為之悅矣意者謂倘違於
理雖奉承之至溫清之勤日養三牲猶為不孝如其

愛敬交至氣和色愉則菽水乃盡其歡矣在孔孟時
去古未遠垂教警俗亦復如是况天理斷喪人欲橫
流於千載之後哉天德柴氏上世為邢臺堯山人後
迂絳之曲沃遠祖有軍功以鐵券賜其家祖諱堅金
季仕至將仕郎裕州葉縣凡生子懋字秀實以世故
復徙居于豐治家接物廉慎有法推其贏餘尚義好
施鄉里以善士稱今壽登八秩有二配邢氏壽七十
有四生四子長曰伯璵次仲謙仲玉仲祥伯璵天性
孝友善治生與人交誠懇有終始慈祥愷悌見於顏
間清淡不樂仕進惟致養二親友愛諸弟為務至一
門之內上下安置和樂且耽憲司庶實聞于
朝榮加旌異嗚呼世之貪狠無賴不顧父母之養且

胎親憂與夫所爭僅毫髮比更相媚嫉視同氣為寇
讎者聞柴氏之風亦知其愧報矣雪堂禪師雖處方
外素樂君臣父子之懿喜從吾徒遊以鄉里盛事乃
繪諸圖畫形容其歲時家庭拜慶之歡將求館閣名
卿見之歌詠以序引為請予為說以勉之曰方今孝
治光隆仁風德教洋溢海宇臣民感格理勢應尔然
雲朔之俗素號雄勁以氣義相許今論其孝友之行
固當以柴氏為稱首復能如孟氏所論誠之於身詩
人所詠不置永錫者而致力焉將見化儕類而美暢
彞倫觀人風者造名於史籍矣以是為贊倡之始云

清香詩會序
道不同謀咫尺兩間渺隔千里心有所會上下八方

溥同一雲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師江浙總統沙羅
巴者聞予名而喜之不知於渠何所取也一日介應
奉曹顯祖來約以深香閣適與同一會於是開禪室
敞宥席蒲團為机列坐其次佳釀數行意甚怡悅主
人出寶薰娛客温鑪回春楮煤凝雪牕日含暉岫雲
借潤先之以青桂繼之以綠洋糅以熟結加之都梁
棧融沉藝氣鬱膏煎黃雲作極碧霧濛筵吟珮未染
鼻觀先奉或袖籠而歛瑞或心融而氣宣於是健詩
脾却蒸濕燕飲助其清勝志慮以之冲粹不知佛齊
勃泥婆律大食真臘占城而相去幾何通為一洞天
也眾客稽首向師曰今夕何夕餘膏贖馥沾丐如是
有不可思議者第恐造物者訝其多取而饜飫也師

曰庸何傷且吾之為香者衆而心香為最曰戒香定
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是為五分香天之所賦
於我者如是而馨解脫知見為妙用之極即詩所謂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貴夫能
復其初而為物之靈也願此香雲徧滿空界作為無
量佛事以奉五老香供且合三百五十歲之壽祺初
卷七十五雷古齋七十閻靜軒六
十三王秋澗七十一曹評事七十而為無盡藏說法不以可
乎於是衆賓讚嘆曰昔遠師以廬阜清勝即於東林
結社絕塵清寂之士不期而至者甚衆諸人依遠遊
止獨淵明范甯君而不赴豈非有不屑者哉以今論
之衆之教雜一也心有所局二也香色執着似累于
中三也何若師心境雙清賓主兩忘不知我之為香

香之為我也而以心香為主也師曰有是哉遂相與
一廬胡而別大德元年三月吉日謹序

送丁玉簿南還序

古人以良能並稱欲以善而將其能也不然豈惟敗
事亦且有害于而身此必然理也丁生元諒主穀城
簿之明年以事抵衛來謁有頃避席而言曰弊縣僻
在漢南事雖簡山眺獵戶氣甚鄙悍思有以教迪之
於是請書其廟學殿堂門廡等額乃曰歸當辦茲一
事先此之作用礙余初志耳遂授書沾而去後七
年冬十月復見吾于京師曰向云而廟而學者今已
落成且有加於前及出馮雪崖所撰學記讀未竟不
覺慨嘆曰一簿力之專廼致如是非有志能然乎兼

雪崖吾熟其為人慎許可記中件右恐匪徒言雖然
年少氣銳乘勢作事但或不難至於知喜其事而不
虞其終顧其近而不思其遠無後悔者鮮矣况能保
已成之功而享有無窮之辭采又嘗聞士之當官公
心多而取名薄者設有過舉往人怒而紛解汝今
此來遇非常之恩千百人不一二值其為幸不亦誠
不敢必所當念者此心不使有一毫之私可也丁生
其勉哉如以吾言可取念之戒之將見悔尤日寡良
能並著何患乎祿秩之不吾至也既行來辭書以為
贈是歲癸巳仲冬五日序

允齋曹先生文集序

北渡后斯文命脉主盟而不絕者賴遺老數公而已

黃緣蒙前元李諸公與進親承指授唯貽溪允齋未
之見也及調官平陽私竊喜幸雖不獲瞻拜履綦而
遺文得遂觀覽逮識公仲子輒首為詢及謝以纂錄
未就然徵文獻論家世而私淑諸人者固已昭矣
先生父清軒公資豪邁以文學起家受知崇國高公
雷李諸賢交游甚款先生接迹詞林幼知力學早擢
巍科既而與遺山同掾東曹機務倥偬間商訂文字
未嘗少輒至以正脉與之其槩籍如此後居汾晉開
戶讀書屏去外物嚅噤道真及與諸生講學一以伊
洛為宗眾翕然從之文風為一變後二十年予在翰
林前長葛簿子輔持遺編來謁屬予序其端方得伏
讀者再四不去手者累日因為之說曰文章天下公器

造物者不私所畀然非淵源有自講習有素力為之
任者未易與議若先生之作其析理知言擇之精語
之詳渾涵經旨深尚體之二刊落陳言極自得之趣
而又抑揚有法豐約得所可謂常而知變醇而不雜
者也所可惜者古文雜詩僅三百首蓋先生年方不
惑暇廢於家又為人慎許可片言隻字不輕付人嚮
使展盡底蘊大開文寶極其所到肆波瀾而侈光豔
則與元李麻劉並驅為不難矣異時版本一出學者
爭先快靚俾中和之氣冲融粹盎裕四體而適獨坐
如太羹玄酒寄至味於淡泊者庶幾知先生之所尚
云不肖衰老懶於筆研敢直言所聞見而知者以塞
其請焉大德二年人日謹序

卷終

甲戌十一月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序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
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徧書屋壁
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
將範模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
夫言竒而法也識者已以通材有用許之爾後即地官
佐者幕總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蘊藉見諸施設其
至公正大之論卓異特達之舉固不可枚數要之伸
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眾可
行即行不可即止又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進

退兩間知命隨時從容中道蓋棺論定皆曰紫山曠
連英邁士也稽驗疇昔誌其得於易者為多初不知
其有所著述公沒之三載嗣子伯馳携所著易解題
題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氣義契合互為知己今
雖衰懶撫其遺書思無一言發越潛輝夫易聖人憂
世書也純粹精深通貫三才理包萬彙其用必須見
於開物成務之實然通其變必當達其辭達其辭欲
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行踐履之實跡而取法焉未
見能造其變與也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
序日用常行事而曰余學易矣論者以為得體况紫
山踐履功夫形諸事業復推已所得纂而成書啟迪
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復能考公平昔

標履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曠奧妙之旨則思過半
矣大德二年冬十月八日謹序

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

燕趙自昔多豪邁慷慨之士雖時移俗易不復於古
而海山沉雄通貫斗極鍾靈孕秀間亦見其人焉和
杯廼國家興王地有峻嶺曰抗海峇班大川曰也
可莫瀾表帶盤礴據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
西域盤鬱鬱為朔土一都會然去京師數千里地
連廣漠氣肅玄冥中土人聞話彼間風景毛髮森豎
已不勝其凜然矣况行役於其間哉至元丙戌
詔皇孫晉王於其地建藩開府鎮護諸部燕人范
君徽卿早以湯液供奉徽卿為人讀書尚義以功名

自意識達時務臨機果決非特以方伎進也凡侍行者三往返焉所謂沙漠寥迥風雪寒江險阻艱辛備嘗之矣其志益勵氣益振曾無退縮顧避之私今人暫適數百里間者輒有離別可憐之容抱被入直省署彷徨顧妻子語刺不能休較以徽卿之事非豪邁慷慨者乎宜遂雅志掇美仕而收功於葉籠者不止邯鄲故步也友生尚華長段鼎臣壯夫為人擊節嘆賞之不足復持所繪遠行圖將求名公歌詠庸彰其名譽屬序其端予謂徽卿志行固可振哀激懦為臣子忠勤之勸復欲形諸歌詠庶有聞風而興起者焉大德二年十二月臘日序

易齋詩序

予往歲需命延芳東淀識供奉姚君於稠人中儀觀秀偉襟量伉朗及聽其談論灑灑有斷決固疑其非建除流也舜卿河東人少博學越法家為顯門嘗從事憲司以平反稱用薦來京師當涂者將處之秋官司平既而侍從官有以善占筮聞者一日緹騎到門以所詢上對多徵驗中事幾由是待詔金馬日承恩昧者蓋有年于茲四方稽疑問計者須以正理示之曰人事順著蔡不吾戾也皆知所止而去然舜卿姿耿介有才氣思効用於明時者為切願是履逆有不屑為者足跡亦未嘗及權貴門墻求展其所蘊賢士夫歆其志尚如此樂與之遊從嚴範泉嘗題所居曰易齋率賦詩極口幽贊近持嚴翰

相過屬題其端且曰序吾平生闕下十年幸詳之過
此非所知也予告之曰昔劉斯立記學易堂但筆其
宿昔日用常行之事洗心功夫不一言及論者謂得
體蓋易之為書聖人之世為書人事作也吾用既明
道固在其中矣嗚呼舜卿胸中自然之理善學不言
之妙與斯立其亦同然者乎元貞乙未冬十月望日
序

洪洞縣王舜卿敬親堂詩卷序

昔賢論孝子之事親也務為敬愛文至恐其情愛而怠
慢生故父子異宅而處復慮孝愛簡而弗洽廼有問
搔痒痛之節所以廣其敬愛也然宣尼語孝之大經
以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徒能養而禮法不足又深警

於言游蓋明孝之用固有愛敬之別定其本體主一
無適與親之重事之大復何以加於敬乎予官晉府
者五年得純孝之士曰王君舜卿舜卿世居洪洞縣
東陽望自曾祖惠祖誠祖母張氏繼享遐齡子孫俱
以善事聞舜卿夙承家範復知讀書勵行增益其情
文之不足者奉其父伯玉君恪供子職謹身節用惟
恐甘旨之有闕也氣和色愉所期致志之樂也孺慕
情至洞屬如不勝而有所失由是取信於朋類
傳美於鄉閭僉曰舜卿誠孝人也予嘗過其廬扁曰
敬親庸表順德後廿餘載予在翰林其友人中省東
曹椽郭文卿相過而請曰舜卿自經翰學先生題品
後信道愈篤家居教授克終孝養有司辟舉舜皆不

應邑大夫洎士之能文辭者咸歌贊之然未免為一
鄉士也不肖文最款將求詩什於朝士庶播其清譽
幸念疇昔賜以序文予謂文卿曰河東三聖人所都
平陽寔放勳所理其至德之所感格深澤之涵濡至
今尚有存者晉卿乃晉產之良芳行既超乎流輩隱
居復求其志尚有可追遺風而厲哀俗矣昔唐董君
南隱居行義昌黎先生作詩發其潛德宋徐仲車力學至
孝崇陽朱公特書卓行二子之名因之昭晰顧予衰
老其言豈能為人重輕哉文卿曰士志獲伸於知己
後生借重於先進此理之必然况嘗趨下風而接清
光者乎不然幽隱之士烏能名於後世邪予曰有是
哉於是乎書大德二年戊戌歲重陽前二日序

雪堂上人集題諸名公雅製序

雪堂上人禪悅餘暇樂從賢士夫游諸公亦賞其爽
朗不凡略去藩籬與同形迹以道義定文雅相接
故凡有營建游謁或懇為紀述或贈之詩引三十年
閱累至數百篇非好之篤求之切安能致多如是耶
廼自諗曰綾標玉軸藏之篋笥銀鈎翠琰列諸廊廡
焚香煮茗玩味者有時拂拭塵埃披讀者有數不若
纂為一編刊之板木用廣其傳遂諸秋澗翁以序引
為請予詰之曰夫浮屠氏一生死外形骸百年斯世
電露起滅事業功名一歸虛寂而後已今吾輩既以
不朽計實其空無復欲申行微義其說何居師曰在
吾教法中凡向善積行述替偈為之證據今某踵鴈

塔之故例，續千佛之名，經集群英，裒衆美，期欲有恒。河沙界等，須彌盧，其傳為無盡藏，不求詞林大居士。為表暴其端倪，鼓舞其宿緒，是猶以明月之璧，夜光之珠，無因而暗，投可乎？予曰：有是哉！昔文暢參寥子，愛仰昌黎，東坡名德，屢造門牆。二公以墨名儒，行特與其進，至贈之序，贊雄深雅健，與時俱新，膾炙人口。由是後世，知有二僧之名，雪堂其亦文暢參寥子之流，與至於行業風義，讀其文，頌其詩，自當知之。茲不復云。

樂籍曹氏詩引

樂籍曹錦秀，緩度清歌，一日來為余壽，因詢之曰：汝以故家人物，才色靚麗，風韻閑雅，知名京華，為豪貴。

招致逞妙藝，而佐清歡，日弗暇及，不知何取於予而得此哉！曰：妾雖不慧，頗解之，無稗以薄技陳述古人興亡，閨門勸戒，必探窮所載，記傳詩詠，掇採端倪，曲盡意趣，久之，頗有感悟，欲為效顰，願乞一言為發，越俾妾姓名得見於當代名公才士題品之末，庶幾接大雅之高風，一時增價，飲靈芝之瑞露，七竅生香，不同落花飛絮，委跡於塵泥間耳。先生寧無意乎？曰：予少有志於時，中年多故，每感事興懷，登高作賦，以攄其底蘊，由是頗以文字知名，今老矣，百念灰冷，有暝目澄心，燕坐焚香而已，惟集賢翰林諸名勝，擅文雅而足才情，念芳溫而餘蘊藉者，肩相摩而踵相接也。琢肝腎而製錦綺，因吟唾而成珠璣，模寫鶯花之狀。

形容月露之情只在揮毫之頃耳彼往來而得之如杜秋娘之善謳金縷薛校書之秀發蛾眉元相國杜樊川皆贈寄詩什語意清新膾炙人口自可因之以傳不朽尚何俟批糠之辭簸揚於前哉曰請即書此語令妻持之以為先容扣蓬萊瀛洲之境而問津焉不以可乎

滋州采芹亭後序

采芹亭者前州倅劉藻之所建也予自壯年宦游河朔間每過滏陽更遽必趨拜楊公而去一日先生率予謁州之廟學指其廢而未理者曰此郡庠也此類池也此類之采芹故址也承平時學校之盛視教州為冠吾雖老要當修完庶復舊觀據當時所存者雖

一瓦一石俾保之勿壞既而先生不世壬辰冬予復過滏陽所謂芹亭者巍然如翬飛翼跼宛浮波面荷香藻影曉風涼露士子游息徜徉其上沾濡芬菲歌詠思樂殆有登瀛之快已而翰屬曹生因求書其事楊公疇昔之言不覺蹶然於中雖因及施勞使來者是心不匱寔先生有以錫之我其可不念哉先生名威字震亭承安人姿剛直有文章議論少嘗以蕃兵為儒將有功西夏建元初年中書嘗召為詳定官已而言事以星變勸大臣宜解機務以避賢路不然且有大咎不聽遂拂衣南歸教授鄉里壽八十終於家連至元五年襄陽破呂文煥出降五月北覲過磁先生贈之詩云連陰六十日平地一尺水今朝與明日

淋瀝尚未止此者天垂戒其中有至理降將呂太尉
飯畢行欲起偶尔得會面舍館接汝爾自言鎮襄陽
於此今五紀為惜萬人命此來非為已
聖主錫深恩高爵還故里一飯尚有報盡忠從此始
余謂我國家萬方同一軌得之與不得東南一隅耳
向使君不來宋歷能有幾人生苟富貴直筆一張紙
見說李陵生不若張巡死呂為之歛衽而去撫卷懷
腎豈勝感嘆若能取孟亭例祀先生於學官俾死而
不忘儲宮祝香回洒汗而書

雪庭裕公和尚語錄序

至元丙子夏予考試河南由汝抵洛崧前勝槩盡在
目中只欠少林一遊耳東行擬取道轅轅庶饜宿願

竟以事奪不果耿：在抱至神遊洞閣雨花繽紛恍
與真遇今年甲午冬萬壽主僧圓讓偕少林惠山來
謁因及山中物色與向夢不少異相顧一笑乃有是
邪遂袖出一編曰先師雪庭語錄也仍合爪前請曰
公山林清興雖未稱遂幸題辭篇端以為他日張本
寧無意乎予以事與心會似非偶然者按所具騰說
以應懇求雪庭初奉萬松秀公萬松得法雪岩上人
縱橫理窟深入佛海至於游戲翰墨與閑：屏山二
居士互相贊歎為方外師友其器業槩可知已師奉
禮闈十寒暑獨能秀拔叢林得根踞為與遂出世主
奉福精藍繼應少林敦請招提禪刹号中天名勝板
蕩后增崇起廢頓還舊觀緇徒具瞻翁若海會於是

款龍庭而振舉宗風故五林而弘闡家教因緣會合
傾動一時以無碍妙辯現當機應身處統堂第一
者蓋有年于茲從是而觀自非克荷佛乘大異倫類
機鋒峻整迥出物表者能如是乎今舌本已淨真如
迹空學其法者能鑽研故帝即心印所在求向上一
着恐不待夜雪橫腰而悟面壁西來之意蓋有之矣
吾未之識也是歲仲冬開局前三日書

孝節王氏詩卷序

傳稱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蓋天道之常經
人倫之大綱也然風霜別草木之性哀俗表幽貞之
節求之于今王氏其人也父振北渡后嘗為州權司
年毫無嗣納州將劉六郎為門倩得一子甫半歲而

壻亡既而父以女年盛且無母氏議復館甥於室女聞
之悲父前而言曰家貧無嗣世之常事婦人再醮奈
名教何有誓死而已父壯其志遂寢無幾異母弟用
國俗欲行續媿王氏出好言置叔於姑前以人倫正
理折之曰寧守節而死不失節而生且夫者天也天
不可逃行違神明天則罰之即欲自戕賴左右救而
免叔亦感義烈而止時劉帥歿已久世業扶疎諸子
分居其姑秦氏亦無子孤影筑空闈索處王氏善
組紉以供日需提挈子傑歸養秦氏以極孝恭教其
子至通習儒吏致卓有所立於是風動鄉閭義激行
路耆舊士夫交章舉保蒙旌表門闕曰孝節王氏
之里嗚呼先顯哉及秦亡願劉氏三代浮殯淺土子

孫游宦力不暇及遂獨營墓田經理葬具凡溝合者十餘窆鄉人來觀無不驚歎曰丈夫兒有不能辦者何賢孝如此王氏處寡四十寒暑言笑未嘗露齒素髮盈簪氣兒幽閑所謂老而益堅者也鄉里偉其徽美一日子傑來請文因泚筆而序之庶幾備采管彤區明風烈者演栢舟之義云

雪庭裕和尚詩集序

禪以奧為說詩以志為言僧之以詩鳴者見於晚唐盛於前宋前賢評論固匪一致不出才清氣勝發蔬笋之餘芳辭簡義深調葛藤之奧語就本法言之以心傳心推離還源在用之恒寂而已尚何文字之有然出世演法者徹悟群迷不容忘言假借殼光發雷

音之先奮雪庭裕公和尚益亦出世演法慈渡見志者也其徒集師詩詠及雜體等篇為三卷凡若干首嗣法惠山珍藏之惠山來求予叙引以光師之志行雪庭子素昧平生然嘗聞諸友人陳節齋談師器局磊落通習吏用見諸行事其在方外寔為不凡今觀其詩理裕詞富隨機應物信手拈來吹花作霧其於憂時警俗合同判異往出言意之表者可謂混儒墨為一家擅叢林之手段企慕高風追攀遠韻有山堂惠休之趣者矣至元甲子冬十月廿七日秋澗老人序

嘉善錄序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民之生死俗之慘舒係焉故

君子志其聰明致其忠愛而盡心焉在唐虞三代之際風俗淳教化備已有輕重適宜欽恤哀矜之感况肺石雪冤棘林夜哭之後哉此疑獄折獄等集所由作也大都路總管府推官李君威卿少習城旦書以儒術飾吏事復取經史子集下逮百家之說凡關於刑憲者撮其機要纂而從類先之以歷代法令輕重沿革著明其體繼之以聽斷節目之詳彰施其用凡三十二門名曰嘉善錄一日携示秋澗翁題其端予雖衰耄骨中耿尚存士有好學而兼善者延喜聞而樂道之自政教陵遲獄辭繁閔事至持難手有未易措者故職任推理衆為抵諱然協中輔治之具雖聖人視之為切務者攷焉存心而盡意可謂超

出於流俗之表矣况有致知之資居可行之職當推鞠審決之際屬類此事稽古準今融會貫通俾時有稱平不寃之譽為不難矣昔宋祥符間有獄官張慶者以矜慎自持其囚徒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其後子孫奕葉登第顯宦于朝論者謂慶平昔重郵獄事陰德致然况延精覃思盡心於五罰五用者哉威卿尚勉行其所學善推其所得而愛物兼善之澤詎可量邪

西巖趙君文集序

西巖趙君系出遼勳臣開府公後遭時多故家業中衰西巖崛起猷畝從龍山呂先生學金自南渡後詩學為盛其格律精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

為指歸。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絕。如綫賴元李杜曹麻劉諸公為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惟虎巖龍山二公，挺英邁不凡之材，挾邁往凌雲之氣，用所學所得，偃然以風雅自居。視呂協律趙渭南伯仲間也。雅為中書令，耶律公宥禮至今。其子雙溪從之問學，由是趙呂之學自為燕薊一派。西巖受業適丁茲時，採究其淵源，沉浸于醲郁，加以立志堅篤，講肄不倦，且紹傳遺緒，最為知名。士捐館後十五年，子天民携所述西巖集見示，求引其端。廼為之說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與造化者爭衡，為之甚難，故得其正傳者亦不多見。豈非天之降才不易，而人之器識亦有限量邪？惟就其材地所至，學問能就，以自得有用為主。儘名家

而傳不朽，若必曰須撐霆裂月，碎破陣敵，穿穴險固者，方可為之，則後生晚子不復敢下筆矣。如西巖之氣淳而學古，材清而辭麗，自足以攄平生之底蘊，為後進之規模。異時有大舜伯出，如王臨川元新與纂李唐之英華，續中州之元氣，序文章之宗派者，則於是集恐亦有所取焉。

遺安郭先生文集引

闡輔天下形勝地，有終南太華洪河涇渭為之襟帶，姬周之所積累，漢唐之所經營。雖時異事改，彼忠厚雄傑之餘風，山川英靈之萃秀，而在於人也。意其必有瓌竒文雅之士，生乎其間，僕嘗思一遊求其人，與之縱竒觀，歷遺跡，羨河山之良，是嘆興亡之無窮，豁

達芥蒂以忘吾憂寤寐平生未遂斯願至元乙亥冬
猥判晋幕蚤緣迎謁抵華陰東歸殊悵然也爾後每
自秦雍來者必為訪問雖得其髣髴而士之隱見初
不知也大德庚子春方謝事不出有客扣門剝啄自
稱奉先郭良弼壘甫携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請引
其端細為披讀益信道篤燭理明攻詩文為顯門之
業者也豈非向所謂環竒文雅之士乎雖未西遊其
山川人物已在吾目中矣奈何衰老懶於論載請益
勤乃勉為之說曰文章雖推行六經宗述諸子特言
語之工而有理者尔然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
貯蓄其穰茹有淵源精當其辨體為之不輟務至於
圓熟以自得有用為主浮艷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

和醇正之域而無剝切勞攘滅裂荒唐之弊故為之
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惟周卿先生天資冲粹內守
峻潔自幼力學為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所業故德
望彌高文學益富致遠近尊禮又少日以外孫行接
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晋名士其資
之深學之博與夫淵源講習可謂有素矣故詩文溫
醇典雅曲盡已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
而不迫切類其行已霽然仁義道德之餘孔子曰有
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
遂一第侍謀者幕道弗大行然化乎今者不必傳於
後晦其始者其終必顯曰顯與晦必時之待揚雄氏
所謂五百年必得其人然窠：四海豈無知音者恐

表聖之言乃為通論况有賢子孫為之揚顯者哉今
文治蔚興學者日眾異時板本一出有序闕右之宗
派完蘭泉之命脉者則於是集知所崇尚矣

翁三山史詠序

自伯魚趨庭宣父訓以學詩俾興起志意通達事
理造夫大學闡域由是後之學者有以取法知所適
從伊川先生膏馥體詩叙童子切務令朝夕諷誦發
其意趨蓋遵遺旨也六經之外其次莫如史然載籍
浩博初學者欲遽涉獵譬如美沙海上成功何年故
前世有帝王鏡略小學史斷蒙求箋要等編皆誘之
易以覽誦速收見效今慶元路總判三山翁侯元臣
復擴充前人規模取通鑑編年事跡顯著者綴聯五

言絕句二千餘篇其歷代之隆替君臣之得失粲然
具列辭直而不晦言簡而意足使初學者讀之易曉
而難忘庸他日融會通貫之漸或曰牽合章句破碎
全史不幾於篆刻雕蟲之弊乎予曰不然聖賢進修
學有大小傳有先後子夏所謂譬諸草木區以別者
為得之矣况翁侯是作特為童蒙所設就其所成就
而論可謂祖聖訓述賢傳據已志惠後學好古博雅
者矣大德四年月日謹序

燕山王氏慶瑛詩引

史館檢閱王生子憲自其先世以篤行至孝培植根
本子孫奉承家致屋潤復能尚義好禮為名公賢士
夫稱道都城人物浩繁由是王氏以孝義知名于憲

幼蒙訓誨卓有所立以良家子選侍閣門擢直玉堂
謹愿文雅出色同輩有先故家所不足者嗣續為念
大德庚子夏佳氣元閏璋寰呈瑞犀錢玉菓已洛蘭
湯綵筆拓弓載臨睟旦以予在院中最為者舊來乞
名乃取先世積善而不近名種德而不求報命之曰
餘慶先儒有云善惡之報至子孫而後定又云賢者
必有後王氏其有子也宜矣謝庭春好羨樹玉之臨
風寶桂枝榮望讀書而有日徐鄉二子少陵有歌嗣
深睟日涪翁仲頌允與往來者皆宜作詩用辰光賀

贈李達之詩序

李達字達之汲梁人世將家既長遊燕遂占籍焉為
人慷慨樂易好閑便靜以相術行於時然不以藝自

此頁當在下

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復能沉
浸濃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已意之所見自
為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動而知所務矣蓋士生
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况性
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固有職業
之所當為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間故
子首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
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
述之本意也若祇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
啟迪後學折中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于後於
是手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義齋先生小學家訓序

義齋先生補註小學書藏之家塾未嘗示人治命其
子承宗曰當携謁秋澗翰學庶明吾志先生既沒鄉
邑士人楊飛卿將板行焉承宗致遺命懇求序引僕
向游宦趙北與先生黃緣私覲款洽則未也用是追
念疇昔敢摭臆見者晦庵朱文公既集注四書俾大
學之道體用本末昭然顯著復慮童蒙之士弗知趨
向次第不能入德義之門造治平之域復述此書俾
為師者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學雖曰小學其文辭
雜出於聖經賢傳百家之書言微行懿顧老師宿儒
究竟踐履有終身不能盡者近年科舉不行士趨膏
學曰師弟子云者專務講明收功致效舊有標注未
極詳備今先生之法究其淵源辭旨之奧與夫品節

矜與僧西雲相善講主和一日以領宗門事為問切
語其徒曰汝師不數日遠行尚欲何為不決旬而逝
又同術者指一井工有坎阨斃不出來日達曰否坎
阨則無將縊而死果然南官程總尹以除目訪之曰
喜只在此夕口未落而除下其應驗若尔僧龕禪榻
曾不惜朝鏡之蹉陀醉袖筇杖嘗歷遍春煙之巷陌
世味宦情兩皆泊如其兄顯道以偏師戍瓜步殊光
顯也書屢招不赴或疑焉達曰兄安余無所希覲何
往其安貧守分如是者有屋數間在崇仁東市門田
五頃近潞水澹臺里歲得租粟自餬其口云

義齋先生四書家訓題辭

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璧自五臺東徙唐

封家為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農使先生
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多士資純
篤恬於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為無所不窺四書小學
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沉潛玩味者有年反
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箒際屬其子承義等曰吾平昔
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詔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
承宗奉遺命以叙引來請僕憶提憲燕南時按行屬
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哀耄忍靳一言庸慰存
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之方道統
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
大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
疏論之詳矣近年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鄉之

度教之詳隨其繁簡而具載焉純直明坦俾初學者
觀之易於解如陟高而得梯階濟深而遇舟楫其
急先務應時求不為無補先生諱鵬字雲卿自號義
齋保之唐縣人隱居求志潛心著書不求祿祿吾聞
積善動學報施不及其身而發越於後者必大則是
書之出先生之志之學先昭於時也審矣

西溪趙君畫隱小序

予既冠受館於漕使周侯因與門下士趙君子玉游
久之熟其為人資清雅而有幹局心機巧而善繪事
其初家歲營丘遺墨朝夕愛玩不去其手遂有所得
繼遇東丘畫工沈氏指授筆法又嘗西遊太行窮巖
岫之深峻觀雲烟之變化當其情得意會留連忘歸

動經旬月由是於仁智妙趣得其動靜之理及操觚
染翰覺心手洒然無留思嘗為廉右相董承吉及僕
作廉泉野莊秋澗等圖景氣瀟爽雲烟清潤筆簡而
意足其奇興雲霞放情林壑有淡墨寫出無聲詩之
譽或訊懷材抱枝不沽價以求售曰人物者天地之
幻化圖畫者又人物之幻影彼功名烜赫富貴薰天
者僕忽之頃已歸磨滅况韋布之士欲取聲華於虛
幻之餘不幾於惑歟然所以致於此者特遣興適
懷寓吾胸中之丘壑爾聞者為知言大德辛丑夏遊
近都城為予臨楊息軒綠野探梅圖髣髴三昧不傳
之妙復懇於予曰僕老矣技進止此幸惠顧序述平
生傳道子孫乃語之曰昔曹霸樂藝而忘貧窮郭熙

頭白餘筆力少陵山谷為賦丹青引秋山歌攀附驥
尾名垂不朽顧僕何人敢望於二公哉趙君趙君其
奈爾何予玉曰不然前賢後賢其揆一也古往今來
各其時也顧在中朝問望老於文學者孰出公右
言念夙昔能無情乎既不獲已乃援毫而識之趙氏
卒出柳城宦族當天兵南下父通福以義勇附太師
國王帳下從定河朔屢立戰功壽終定武漕使周侯
以葭葦故表其勞績蒙
先朝收錄二子仍復其家仲列名侍從後歷蔚完利
等州二尹次日澄即子玉也受中山三司使晦跡管
庫餘三十年無毫髮點污蓋其骨次脫洒不為物欲
所累故也五子秉仁秉溫緣父好尚亦馳譽丹青云

是歲秋七月上旬一日秋澗翁謹述

崇真萬壽宮都監馮君祈晴詩序

大都辛丑夏仲暑雨大作霖霪不輟至五旬之久泥塗坎陷車馬不通潢潦瀰漫浸貫川澤小民咨怨農夫告病崇真萬壽宮都監石泉馮君乃謀於道衆曰吾輩奉正一法以祈禳為業觀其如是雖不吾以安可坐視而弗救耶於是致齋潔肅儀物籲告穹蒼飛檄諸部懇以七日為開霽之度及期果六丁歛虐馘馭騰光士庶獲觀天日清明之快免昏墊陷溺之苦於是羽客儒流咸作詩贊揚湖廣儒學提舉戴月澗以序引見屬戴文久情款有不能已者題數語姑塞其請予嘗讀洪範九疇觀天人相感之際隨所台

禱祥災沴應之吁可畏也故三代君臣遇災知懼固曰修己敬天為務而禱謝禋祭盡諸人事者自不容已逮漢

靜應張公以神道設教體含清虛用周慈憫為國家祈天永命為黎庶禳除不祥由是祈禳祭醮自為一家之學傳授科式符籙具在也然得其人則法靈而著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傳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動金石道雖殊途其致則一若石泉馮君之祈晴有驗其亦特守誠敬祭醮精嚴善於弘衍宗風者哉諸君作詩稱美不亦宜乎其年秋七月廿三日秋澗翁漫書

窮閭飄泛逝川東千里嘉禾一雨空攬：羽林槍壘

底林：萬木水光中，慘舒何待鞭。奇石禱額端，能格
上穹千古。

盟威神力在，崇真壇下振高風。

紫山胡公哀挽詩卷下序

挽章者哀傾逝而寓夫所感之辭也。予於紫山既哀
之而復有以惜焉。紫山起諸生進擢館閣，揚歷者臺
官至三品，壽幾七秩，順受委正，略無慙媿。於何嗟惜
所惜者材超卓而不凡，氣正大而有養，可以擬公論
而勵衰俗，激清風而作士氣。一旦天柱峰摧，少微彩
晦，士林憔悴，失所景仰，不知乾坤純粹之精，山川英
秀之蘊，幾世幾年，氤氳感會，復生斯人。此黃鳥之詩
薤露之歌，有不容已者。忝與紫山三世交游，氣合情

款，故其子典簿特屢徵，鄙作既序，夫易解復記其祠
堂。今又以斯文為念，孝心追遠，誠宜嘉尚。願筆力哀
繭，奚能發潛德之幽光，倡作者之端緒。然眷懷疇昔，
重以陳太常北山之請，敢摭平生所得於公，而可深
惜者，冠之篇首。云大德辛丑歲秋仲載生，明秋澗書。

朝儀備錄叙

至元辛未歲

大內肇建始，議講行

朝會禮儀，蓋所以尊嚴

宸極，辨上下而示等威也。然事出草創，不過會集故
老，奉考典故，審其可行者而用之。其後遇有大典禮
准例為式，祇取嚴辦一時執事者各司品節，其禮之

全體亦不能究其詳而通晉為逮侍儀舍人周之翰
供職乃纂述物色儀制之品班次度數之則曰
朝賀曰策立曰開讀皆具已行而可驗復圖注以致

其詳

皇儀縉典粲然明白目之曰

朝儀備錄携示秋澗翁求考辨為乃告之曰汝外祖

元康公羽儀

先朝粉飾

皇猷號禮文稱首汝父松壑侍儀初事綿蕪獲預選
習今汝從事於茲又復有年其見聞之久講習之熟
可謂專門學矣况禮之大經本乎天理之自然節文
儀則出人情而折衷不容強知妄擬措私意於其間

雖聖人不過祖述既往隨時去取故孔子曰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所以行之者極乎敬慎而已
故曰其在宗廟朝廷便言惟謹爾則是書纂述非
惟備豫考按即事可行若有集
國禮而編會要者亦將有所取焉大德辛丑歲立春
前五日秋澗退叟題

恕齋詩卷序

郎中李侯正卿其先世佐金祖開國于孫衍慶傳嗣
侯爵易代後軒裳蟬嫣猶為燕雲鉅族正卿資明亮
疎財舉善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勉勵資藉之者惟
恐不及與古人愛其子教以義方之說吻合衣冠修
整僕馬鮮明喜交游遇事慷慨與物無凝滯蓋有志

於富貴利達者也人乘約以負之量廓然而能容或
非禮以相干但理遣而不校尚恐其守之不堅行之
不力乃榜其宴息之所曰怒齋又為未盡也質之於
秋澗翁將求諸名勝題詠庸勉其不逮乃告之曰夫
人之生稟精五行有情有性仁義禮智生之於中所
謂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感之於外所謂情也聖賢
存養樽節求合乎中而已其怒云者既盡夫存養之
功復推而為應物接人之道故曰推己以及物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蓋由內以達乎外自漢以來不能體
認聖賢求諸己意思遂以怒為寬容之稱雖范忠宣
之賢亦有怒已怒人之說是徇外以遺內也何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哉今夫已之善推以及人其不善弗

加諸彼則物之應於我者皆善自無出悖來違之戾
尚何寬貸容恕之有今正卿既識其用復能明其體
由末以達其本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則違道不遠矣
雖然比之貪冒無厭黷於貨財較班資之崇卑計利
害之得失不至傾陷攘奪而不止者為之猶賢乎已
某年月日秋澗翁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四

嘉慶甲戌十一月廿七日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四
辨說

日用

講究義理其用有三體認明白臨事能施為出一也
道義傳受必託於言辭筆頭發明出來二也其或諸
生請益發藥啟迪化若時兩三也至若都曾經歷只
為目前不曾專心理會又不能記誦乍了若無使此
心茫然如道傍空舍諸物得去來住持不敢認為已
有又學既不固及人說着才方省記終了自無所得
前賢力學須先除去此病攻苦食淡不為一毫外物
移動屏墮氣收放心一主於敬不雜觀不過分此或
未畢輒復它務繞作復輟今日已過而有明日管得

卷四十四

無時定志帥氣如下硬塞確乎有不可拔之勢一物
一事不輕放過窮理盡性至於命而後已是性與命只
已若有所得即極力存養盡見之行事夜驗之於
夢寐使真積之功日新一日不使頃刻間斷不恤手
時之利不利不悶乎人之知不知將所樂自喜專以
推崇天爵為至古之學者無不盡其極者恐不外是
不然困而不學生而為斯民之下不知所以學老而
為乾沒之人良可哀也此皆予之錮疾遂書以自訂
非敢示諸他人

書太極圖後

嘗觀宋一代道統傳授獨推濂溪元公為首及究其
功用有渙然水釋者蓋先生始明太極陰陽五行性

命之說以開萬世沉迷之惑明一出於中天故也夫
太極者何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以一而含三者也老
氏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是已為太極判
而有天地乾坤既位然後萬類育焉故理可見而道
由是而生道者循其理之路也其性之與命尤坦然
明白性者理之所從出理也者只是純一四端而已
固無有不善命者氣之所從來氣也者變化錯糅有
清濁厚薄參差不齊之間曰賢愚曰壽夭曰貴賤曰
富貧一隨所遇而稟之者更無旁入曲生之理濂溪
先生以前只為先儒不曾尋出氣質性來雖有混然
上中下三品之說終是不無窒礙學者又不致思或
求而不可得者往溺於邪說未免隨人作計以至

迷惑忘而不返可哀也哉若先生之圖之說其有功於聖門惠夫後之學者可謂大且深矣抑使輪回宿習荒誕不可致詰之說一掃而無餘此所以尊居圖首為道統之宗也若以作一箇分陰分陽之圖說了是齊其末而不搗其本也

體認

從古至今止是這些人情止是這些事理聖人裁量備具六經固有不盡後之學者學此也既能通曉厥理正要行已臨事之際觸類相應以較其已之其合與否若事務之來既不能體認前言往行以酬酢其變此與不曾學者何異是取吾儕大病既不能踐迹將何以造其室乎亟當思體認之方從何而入可也

戊子夏四月十一日晨起偶書小子其志之

氣志

人志不定只是氣為之亂氣既亂却為動靜無常於中互相奪尔若安命順處不以我之所當得而易其彼之所不當有者人無日而不自得也如是則何患志之不安理之不明氣之不充者哉或曰所當得者何即天之所命於我者是也不當得者即天之未嘗付於我者此君子之所以亟當知也故曰知命不然則謂之不受命不受命是之謂逆天故孔子責子貢而偕殛焉者是也

天人爵

天爵志清明而壽人爵氣濁亂而夭或天或人能壽

而不亂者唯素有所養者能之曰養者何至公無私而已

孤立

人生天地間立甚孤特賴有四端在我然後迺有所倚如伊尹之恬於放甲西伯之安於姜里周公之坦於東征孔子之泰於厄陳武侯之必於復漢蓋倚是理為用而後大有所立者焉故傳曰君子獨立而不懼其是之謂乎不然一身心之微其何以禦不測無窮之變乎戊子夏五月甲午積雨開霽晨起書于露堂西序

孟莊不相及

予嘗疑孟與莊皆同時間人終無一言一事相及者恐

是蒙莊開戶著書罕與交接迨身後其書方出適讀

陳氏輯語

陳名應龍字景雲三山人

大意畧同說當時無人宗它

只是於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極力排之戊子重九前一日書

自得

誌者發其心於內故納諸壙中以告化者碑者表其德於外故植諸神道以鑒來者又曰誌者紀其心之跡也碣者揭其事之著也

朋友

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為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祭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類聚而同游飛者群分而並集蓋幾希矣詩人以伐木

廢時表夫友道之缺深有旨哉

五常

五常之道仁為體而四者為用義與智陽中而含陰禮與信即陰之一定者也曰陽中而陰蓋運動離合有吉有凶者焉故也

陰陽之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九峰曰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余曰理者氣之所以明所以幽所以生所以殺所以舒所以慘所以為君子所以為小人世之所以亂戊子冬十一月十八日戊鼓作燈下偶書

讀孟子或問

四書或問獨鄒書多設疑詰難何也孟軻氏終是去

聖人一問辯論之際其言英氣發露不無激切輕重之異故文公於此頗詳講明折衷要使不詭於理先後一揆而後已何則溫公大賢也猶有疑孟等篇况解之云乎此晦翁倦於是亦臨川翼之之意也入伏后三日課讀此書或問偶書晚學小子題

思多怨深

此余平日事也或者曰君土命人生物者土也物既長不得不克制其土自然理也此陰陽家論似亦有理然不若以人事評之謂如我以禮待人三不見答未免有所不平不平則彼則乃有怨意我當夷其不平以恕心待之寧人自我

雜著

聖人之道如長江大河人得以飲之然飲之者有多有寡為江河者不能使之一一均同其量任其自然而已不然恐造物者亦大勞矣余謂師授學者以道亦當如是此以自警且示韓陳二生八月二日偶書

分絕

伊川先生云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况今所為親戚故舊昆弟友朋四者天理當然之分廢將無遺可哀也哉祇是計較於我善惡有無相益為事與之離合耳靜言思之物則既蔽近於飛走人既與非類相雜處幾何不傷而夷也可不慎言謹行凡事點檢以先周身之防而存遠大之用也

至元戊子歲臘日書

無音

萬物受氣於天音者情之所由發也以政有得失而音有乖和雖極亂極困未有情不宣而音不作者如幽厲之在雅固過密變則不無也至于當有絕無豈困而不暇作伏而不敢出其或善不足以法惡不足以戒亦若天變之無所見乎三者必有一居於此矣于是感而書之

得失

人之得失一係朱命之通塞若得則既不當過思于其所舉擣其已才如何耳失則又不當致怨於其所沮亦當量已命之如何耳若思有歸是人憐其不才而私之也怨其沮是我妄為言而不安其命分也何

益哉已丑歲夏六月客退偶書以自傲

黃鳥三良說

觀坡和陶三良詩反復詠味似責三良之不當死也當時從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蓋康公從先君亂命迫而納之也三良之不死得乎若專責康公可也分謗三良豈忠恕之道哉只以坡之議論英偉辭氣縱橫讀之者愛其如此故不覺白璧之有微瑕也若晦翁之詩說可謂盡之矣

文辭先後

文之作其來不一有意先而辭後者有辭先而就意者意先而就辭者易辭先而就意者難意先後辭：順而理足辭先意後語離而理乖此必然理也學者

最當知之

讀淮南子

淮南鴻寶書出大山等徒所述在藝文言撮百家之緒餘耳特變其文而為小大異同之論然自得者鮮矣讀之者不無所益至於陰陽造化之機治道興衰之理正有吾六經與信史昭在又親於其身為不善者雖著書立言君子有所不道予所以讀之者取其事實可訓及漢文近古三代之氣有凝而未散者至元丙戌歲十月二十三日題

雜著

鸚鵡食蝗

秋七月螟生牧野南無幾有鸚鵡自西北踰山來方

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螟食且盡乃作陣飛去
予考漢五行志貪人尸祿猶螟害穀故感而生蝗夫鸚
鵒北方之鳥也其嘴距有搏啄之利又數多如是意
在位者不肖將有因貪抵法而敗者不然何食之既
邪紀之驗它日之異時至元五年歲戊辰也

魚歎

至元九年春三月余自燕南還前次淇右逆旅主人
條桑撤土束橐作炬詢其故曰此取魚之具也既而
主人置條園淺水中外以石擁之夜向寂風息波平
炬火起岸側群僮趨明爭集其中回旋往復千週百
匝眎其條為罟之大網一不敢出越而游去主人俯
視如拾地芥焉王子喟然嘆曰班生有言山林之士

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士乎士乎冒昧
行險趨利而不知止者曾何異於斯乎是歲重九前
三日寓平陽開城官舍之待旦軒坐聽秋霖耿不能
寐追思所見作魚嘆云

非分說

甚矣非分之不可求猶鴆毒之不可懷也鴆毒之殺
人世知避忌非分之存心其禍有不可測者有人於
此小 有材行險僥倖以濟其慾一旦濡首染指攫
取公餽是知厥指之可染不知首領之不可保也奇
貨之可益不知奇禍之不可脫也既而以敗聞抑柳
子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其是之謂乎夫鳥僥而
啄仰而四顧猶懼夫物之為已害也可以人而不如

烏乎今日方食聞府吏藉其家案上一杯藥囊重於
五鼎七牢矣至元成辰夏五月重午前三日遺安堂
書

鏡箴

王子醉墮馬傷額既愈日引鏡自照色驚如凝鬱者
旬餘因愀然曰昔樂正子春下堂足傷追悔不踰閭
者累月蓋聖人以毀傷髮膚為深戒必全而歸之為
至孝矧陷身非義一敗丸裂之酷哉是以墨子悲其
絲染馬遷痛其刑餘柳州悼其躁進也惟其居易俟
命不行險毋苟得從容中道乃為合理吾知免夫至
於游屋食寢則體安而氣平不然事變之來少有蹉
跌又何翅髮膚之毀傷物議之輕重者耶嗚呼小子

孺其戒之慎之於是乎書時至元辛未冬十一月十
有三日也

簪導玉飾辨

統軍府從事李良貴上計來燕過予出示華玉一方
長寸許廣如之狀類方勝然其文章昭回刻卧蚕中
間髣髴粟粒隱起上作螭螭闔首左顧前足去左其
下穴方孔甚邃玉色皦潤殆凝脂然余曰魏晉已下
無有也李曰然此陽夏壙中物也余時方讀禮書而
此物適會因攷其制蓋大冠橫笄之首飾也古者笄
寸諸侯以玉其為神明之器斷無疑矣何以知其然
禮云瓦不成沫木不成斲有鍾磬而無篋簾其曰明
器神明之也故闕其足之左於乎魏晉去秦漢未遠

茲物也視之猶可仿像一時禮文之盛古人嘆三代
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漢魏斯可矣蓋文獻之傳尚足
徵於當時者耳於是乎書

興平閣本說

古今名臣畫像皆曰興平閣本興平京兆縣名而曰
閣本予初不解其旨近襄陵吉仲和過予觀壁間李
衛公東坡等像此正興平縣學所臨者嘗聞諸進士
武公張徽君美云金大定間某人自秘書郎出宰茲
邑悉取平日竊模秘府真像而圖形焉故有閣本之
目云

崇德堂說

余貌不揚寫之者未得盡肖逮晉君一貌而見者皆

以為余且曰仲器為人不止技稱其於奉親事嫂以
孝友聞鄉閭殊侃侃也既而求名其堂且叙其世家
賈系出襄陵今汾東有塚歸然曰晉相者乃遠祖也
從傍居民同族氏者尚百餘家有至田三百畝耕穫
者主其年之守祀終而始焉奉為故事甚恪考夫傳
記蓋晉豫州遠之壠耳豫州在魏晉以鉅儒名鄉顯
宜其世祀至于今而弗絕也今觀仲器氣質溫粹孝
友純至似非丹青馳譽者豈豫州之澤淵流而未央
邪故以崇德榜之且用篤其所已至勉其所未盡者
焉至元丙子清明前三日題

請唐徐有功事

周革唐命豔后煽處任威刑而絕異議遂起麗景等

制獄縱周來之徒誣構陷置膏流節解之禍莫有
捕止大者以剪夷宗子希旨下者以告密上變微功
鬼朴滿朝中外股慄時有功以司理之微秉公恕之
心杆折究鋒守死不撓至辯明冤抑竟賴全宥者甚
衆嗚呼仁哉公固知上舍容孤直庸示公道然人怨
肆裂之際天理有不可泯滅者彼中橋突托清蹕釋
之辯於漢文慎罰之初威衛悞斫陵栢仁傑諍高宗
於受諫之日以勢以時司刑為尤難及拜西臺至頓
顛流涕有鹿挺懸危之請何感動自悼若此豈體存
正大明哲保身之方非權無以濟之邪

紀異

至元十三年夏六月王按察立夫同在汴梁試院中

告予云前年冬十月益都路總管于也孫解以髀瘡
卒於官初病卧踰浹旬遽召左右具儀從及鷹犬察
韃者列堂下徐曰吾今日餉牛逝矣家人問何往曰
將赴達官某人府言畢援銀椅而終達官者故監真
定路郡沃魯外五赤也蓋公自微時薦擢于朝以致
顯達皆公力云俄有樂安縣吏來云日晡時三十里
外遇公駟騎甚盛從者呼某至馬前喻之曰汝歸當
告吾家若車徒西還几過水當以金錢投之初不知
公捐館矣翼日又有自濟南來者亦見公獵道左而
西如平生然明年丁丑夏四月與公之子某會燕以
向所聞審焉不少異因念余向在者署識公於稠人
中軀幹魁偉望之一雄傑也立夫云公為人忠謹誠

慈歷事三朝多為上所倚注世為燕之香河人壽五十有幾又聞吏部尚書太原高公亦臨終區處後事神志灑灑不少亂問騎從具塔下否曰具如期而逝嘗聞聰明正直者生有所自來歿有所自去如傳說上為列星韓柱國死作閻羅信有據而然也因併筆以記其異

讀魏相傳

周書有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道者何以正心誠意為體仁義禮樂乃其具耳以此出治陰陽自和萬物咸得其理舍是非復有調元之術也今觀相之燮理至區區建議舉四人各主一時使衣服禮物朝祭百策一切法而行之時至明言所職庶致玉燭之祥何

不思之甚也嗚呼西漢去三代殊邇相於中興為有聲其經綸器業惜乎不出乎正心誠意之大學而牽於五行附會之小數豈見道未明權衡機務之心有所偏溺哉

御書銀盒事

客有云道陵朝二近侍以功名利達由天命人事因私相論詰甲曰天乙曰人上聞之取銀盒中批曰可去者某官遂授乙者使赴尚書省既出歃血大作不克往適與甲會以君命不可緩即就付焉其人拜官而去由是而觀雖云君相造命不知造物使之然耳近一名士甚為聖上所重當軸者力薦以為同列將謂旦夕輔政及

上聞喜其奏而徐之既而病卒因記客談併書其事
紀肉芝等事

天興初荆王府第中庭產肉芝一株高可五寸許色
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流津濡地視之皆成血臭不可
聞劇去復出者再遇夜房榻間有物作聲伏其中燭
之群狐滿床逐捕失所在未幾曹王訛可出質王妃
蕭氏向予談其事妃尚書首之孫今為黃冠師居衛
先友牛講議國瑞

中天祥字國瑞澤州陵川人通天文武經古筮風角
等書正大間嘗為恒山公府議事官兵后扈衛東白
臯渡既而署軍前中書省詳議辛亥秋八月應東諸
侯聘客死聊城壽五十有七葬汲縣郭村東鄉清水

之南

鎮州風俗

鎮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節蓋其避王鎔失國忌日
也迄今四百餘歲俗以為常何恩德感人心也如是
五代稱趙據五州當時四鄰交爭併起惟鎮之人士
輕裘緩帶遊嬉燕樂安王氏之無事彼懷思不忘愈
久而愈著者豈非是歟則知文忠公筆前真是錄矣
至元己卯十二月六日按部次新市縣五夜燈下書

僮喻

官真定時五日夏至日作

秋澗翁自幼讀書疎於生事處則知涉古今攷治道
出則驗平時所得於日用間庶伸微志故從壯歲恭
就列舉家仰食廩祿未省飢凍切身者二十有餘

年矣雖然終閑即無以資生顧貧乃士之常不敢畧
有他驚以覲苟得非惟不辭亦且耻出諸口汝等轉
藉翁庇各蓄妻抱子日嬉溫飽奔走承侍外心則無
所苦也汝翁且自己邠秋移官燕南忽復回襁以理
將去乃有維揚之命蚤緣投獻遂致杜止重叙一官
良為匪易其倖與否汝等朝夕所親覩也及南還滹
上復需後命今又數月矣適饑旱相仍食艱口衆事
勢牽率有進退維谷者况汝翁行年五十有七自惟
踈拙與時艱語加之筋力衰耗百念灰冷靜退之心
日往來於其懷嘗謂秩天秩也不肖者無久當之理
祿天祿也哀老者無恒竊之方躬田力穡本吾家素
業稅駕隴畝固分所宜然行止有命又非吾之所敢

必也此淵明所以有心形相役口腹交病之嘆盼
一稔斂裳霄逝切嘗慨有感焉今日炊烟晨冷庖人
告乏計口而食月得粟五釜可足時斗直鏹餘二千
是旬月所糜須六萬三千錢耳其賓客之奉廢巾之
禮盞醞葷茹薪爨芻秣儻舍之費不在焉諺所謂百
指無糲殮食倒黃流灘諒非虛語噫官時來則為筆
耕之潤又非所恒幾何不相脊而困也今日夏至聞
東郊獲麥天倉廓開捃拾遺秉不為無益汝等其往
哉毋忽且令汝知田功之艱一舖之不輕獲也暮歸
得新麥斗餘僮奴葷既飯放啜頓失菜色為一快也
又念位雖不近伐冰之家尚爾窘迫在閭閻細民不
合釜而坐餒者幾希矣因援翰作僮喻會有餘思不

足為暴殄之戒且廣訓儉之遺意云

魃妖

全行陽穀道中農人有以魃言者余苦之曰周宣王詩云旱魃為虐是魃非今見從古有之此蓋旱妖之氣感人變所娘而成耳神異經云魃生南方肉體長二三尺自在頂上走行如風見之處赤地千里執而投之溷中即死旱氣乃消又云魃字從鬼三魃之物所生非唯南方也且古者娘婦不使食邢味聽淫聲見惡色恐逐所感而化余故曰變无娘而成妖耳

題哀辭後

衛自壬子歲迄今邑中子弟不三十而夭者凡八人如程翰李武王範陸輩皆雋秀有望翻而佳

者也吁百蛇墮地一或能龍既玉汝之輒復奪之不
知造物者果何意也余故以咄怪事為言然以理
揆之雖一家之凶變亦斯人有自致者嘗記一士人
問於先君子曰粵惟金初已來衛之文秀者極罕間
有之多秀而不賢先君曰衛地濱河沙薄豈其氣
疏弱故也若使水環州南或城居水西氣或可盛時
不肖高穉聞之不存諸心又弗請問其所以故雅意
所在每念之而不明了以今觀之其言固為有徵何
則如東平汶出府南阿邑濟經縣東且以東阿較之
在金一代由進士而位卿相者幾二十人鄆則不須
論也然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使衛師有經儒人問學
而知義則薄者可厚愚者可明天者可壽也此雖以

人事臆度若有補於世教聞之者庶不惑於邪妄之說云至元戊子秋八月八日書

盧氏墳石泣
大都玉馬坊耿氏石獅猛水出如霧予時為御史目觀其事山陽長流村盧氏墳石表水出如泣者連日耿盧二人皆出微賤而遽當台鉉此驟得不祥之極也蓋善惡以顯應故陰沴將至北見於石如此予因曰此石泣也二人尋皆被誅然泣者非憫之也悲乎不知其量也吁

龍墮農民王家

至元二十年癸未夏六月中大雨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黑霧四塞中庭窻戶間寒凜不可勝視之有蒼

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復墮者再時王氏女已竝下堂趨室驚而絕於地救乃甦問所見亦同欵霆震霧散失所在明日視其地鱗鬣印泥尚宛然也王氏世居水上其下潭渦殊深黑可畏

雜著

太宗英文皇帝天容晬表一類釋迦真像仁厚有餘言辭極寡服御儉素不尚華飾委任大臣畧無疑貳性頗樂飲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權娛前後十年號稱廓無事臣向過平陰縣聞校尉陳某所談如此陳早年蓋

先朝控鶴近侍者云
前宋時有日者肆相國寺東一日而識四相謂韓魏

公范文正公王沂公張齊賢也自後術不一售竟窮
悴而死近年畫師單人孫某奉詔追寫

太祖聖武皇帝與

睿宗景襄皇帝御容及奉進

上顧其惟肖至泣下沾衿宣賜甚渥孫歸及家而歿
二人術雖不同其於藝藏泄秘則一也傳曰人之患
莫大知人之機况神明不測者乎戊子秋目疾後書

鵲嘆

昔有漁於河濱者見一鵲搏一禽於沙渚間禽逸而
鵲不起良久漁者往視鵲已死矣彼念之曰鵲之驚
擊性也一舉而坐空拳遂憤而斃有志士之烈焉夫
士懷才負氣求用於世倘時不我合人不我知則納

履而去之豈若小人之求之也不以無耻為耻專以患
失為事千思百計阿險取容雖僂辱在前而不顧期
於必得老死而後已豈不貽伊鷲之耻哉余聞其說
甚有合於吾平日之所行者遂著之篇以見微意云
戊子歲重九後一日書此係石盞正之說

齒射

寶、翟姓內鄉農家子史侯都督江漢時散卒也為
人疊齒多力挽弓幾六鈞發無不中少嘗射隼並貫
于木寶登而取之木折與墮碎其臂骨治無法肘已
下斷去自是馳獵以齒控弦括羽左手托月滿遂數
皆應聲而斃史侯異之上達後授校秩振古以能射
名家者多未聞以齒而決者然付之翼者即兩其足

與之角者必去其齒蓋懼其全而過為物害也又唐
李客師善射好獵每出鳥鵲逐之翔噪時人呼為鳥賊
亦惡其物之多取也今翟一手尚爾斷其右殆為天
所剝乎弟忱說如此故書

畫虎

先君嘗告某曰王氏在前金時家魚行里魯祖府
君氣方嚴於土障畫一虎甚倜意者取陳力就列故
也後八十餘年當至元己丑偶於樹塞復圖此獸追
念前言有常警懼者書云德明惟明德威惟畏今雖
還舊觀其於惟畏惟明萬不一連爾又諺曰生子如
狼猶恐如狂曾之意豈復在此邪小子其志之

先子善書

可以辟之者乃命僮道求鱗得大小四尾從其法而
用焉明日開戶視之机案書帙拭如也嗚呼物類之
相感也如此何其驗且速哉余因推其蛀之所致蓋
木斬不時非經雨露浸漬之久又任其滋而棟為濕
與氣相關故生噫蛀者木所產也而為木之賊政者
民治之具也而為民之蠹若上為者治之而昧其方下
為者忽之而不知畏故害無小大有吾無如彼何者
能一旦修其政得其法固雖凶凶之方命圮族群弟
之流言畔國從容可辦曾不知其艱也至元廿三年
丙戌歲秋八月廿五日夜適良醞在壺欣然引大白
者再命童子執燭記予之作

二十四年八月乙丑夜夢予遠行過一城市當莊嶽間一達官解鞍卓歇過焉呼予回視之蓋秦政飛卿也寒暄外高曰別雖久食頃不忘也予曰彼此彼此握手間予乃曰聞吾友參政以來多有施為高曰傳者妄矣參政者參知雜劇見做不行何施為之有予荅曰渠於此見打野呵兒胡為做不行也遂寤聞夜漏踰四鼓矣古人云至友神交於冲漠間殆謂是歟次日聞吾友南來論其氣類與同亦夢應也因書此以贈吾三人者相會及此當捧腹大為一盧胡也

紀夢

二十五年春二月十七日夜夢朝

市於端門內形臺上

聖上倚坐東北惇於臺西南角俯伏

上問條支國事惇對以其國甚遠出犀牛草為甲甚良號曰黃犀甲

上喜甚因寤明日檢通典云條支國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居山上周四十餘里下臨西海水環其南後漢和帝時乃通地暑濕宜稻產五穀果菜出犂牛孔雀大卵如瓮有桃拔師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或為天鹿師子似大虫正黃有頰音頰尾端者毛大如斗爾雅云後倪是也

記夢

至元戊子八月十三日夜送真定姬仲實上路就枕熟睡夢在一雪後亭榭尚書夢符宣慰信雲甫御史

王子淵三人來訪坐間話及向在東平時遊燕等事
夢符衣一素練衫當膺畫名士像自遺山已下數人
余即題詩機上云不惜千金買束絹丹青難寫是精
神因大喙曰此衫甚佳但到處是長負一軸諸公行
神也遂蹙踏砌雪而覺乃自占其夢復作一聯云恐
是隆江方大用故將賢彥貯胸中

記夢

十一月七日與兒子輩被除回就枕熟睡近四鼓夢
與姜君文卿會歷下亭酒半酣姜歌鷓鴣曲壽予聲
甚歡亮已而以遺山新舊樂府為問余曰舊作極佳
晚年覺詞逸意宕似返傷正氣姜以為然予因賦詩
以贈既覺頗記其一二因足成之其詩曰畫戟清香

故燕屋分明夢裏到庭除恩釀故里懸車後錦爛秋
鷹斂翮初細棹航浮酒海暫停銀管合繫珠膏音
千古遺山曲堅意高歌要壽予既而復夢至一大城
府遇老人邀予入王氏邸肆其主即曰汝非王秋澗
邪予曰然因口占二句云此生難道無餘幸海上人
爭識姓名仍詢曰此何處曰茲慙州也地在洞庭湖
南七百餘里予曰東坡八詠何在曰石刻去此又二
百里外其老人又推予賤唐曰誰謂中州無人乎未
及問其行歲而寤時二十五年戊子歲也

十一月十二日夜夢

四鼓時夢入一重修大佛閣有鉅蛇長約三丈自閣
壁西北而下僧徒以杖擊之不中內一僧揮錘中斷為

三段予稍前視之其蛇首似獸有雙角若羚羊者膏血淋漓赫々然尚能舉動次夜復夢人以羽矢一大房若今之鞬者掛于中門

記夢中題人手卷

娶為無後有子而嗣有餘老為致養子孝而養不闕其嗜慾或有所未免而年已及於耄而於三者吾子將何擇焉擲筆而覺因卧笑曰夫子自道也於是起而書以為傲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春二月二十一日辛未夜也予時年六十三明日會亡友中丞王君葬於王尚里

夢解

予平日夢頗異自今年夏多夢疾厄凶喪或纏綿壙

墓間及故交久歿者與之宴遊談笑如西溪贊拜殿授王中丞需騎而作且知其彼死時又不省在寤寐中尔覺意甚惡之因自解曰此無他乃一身陰陽消長之漸也醫家有云男子四十陰氣自半况行近八之數乎雖然氣有盛衰人不能皆然若有餘尤當惜養不至耗竭可也陽為舒為暢陰為慘為悽悽多而舒少故神才交而魄為之勝矣調此二者奈何有絕嗜慾少思慮檢行已安條分息形神而植定力且則以此理坐進夕則以夢相驗一或有差立為除治其病庶少瘳矣昔夫子向衰稱不復見周公於夢只是老斃自持不願乎其外之意也若不量力不安分凡百營為逐勝於昔將見有不任我勞從中躍出辭而去之者

矣可不畏慎也哉故曰知之者強不知者老其是之謂
乎作夢解

紀風異

余年十七八往蘇門讀書至古城東十里外有旋風
自西南截泉水北來望之圍圓約六七里大其高入
天聲勢如甲馬迅馳黑氣蓬勃吹拔草樹飛卷半空
余走不及避乃瞑目倚棠樹悚立須臾覺寒凜氣繳
束而過別無它故今日偶讀筆談見元豐間武城縣
旋風殺傷人甚衆因念予幼多災厄追想往事有可怖
者故書以為來者之警壬辰秋申月廿七日記

喪紀

古之人以送終為大事故即是而察禮者多矣如孔

氏將葬燕人來觀滕文居廬弔者大悅今觀雷白二
家附葬甚有關於風化而出於常人之表者一則衰
纒纒然多從古制二則寢苦枕塊卒哭後日飯蔬食
三則不徇俗而用二家四則穿治壙右製為屏蔽土
周於棺畧不施甃五則直壙下窆同穴異棺乃北其
首六則墓記從實畧無虛飾至於容色之戚擗踊之
數又見夫固所自盡之道以致會葬者皆歎息有得
而去因念唐為衣冠盛代至祭不焚奠錢唯顏魯公
張司業家又伊川先生居洛下治喪不用浮屠法雖
風動一時止一二家化之予行年五十有九宦游四
方其於慶弔固云不少然由德風而愷者所見亦姚
許與是三家而已嗚呼甚哉禮之難復俗之不易化

也如是述喪紀以寓予感雷則祔其母夫人侯氏白
則葬其父願樂先生云

紀夢

至元十七年春某官真定夢先祖敦武府君親告某
曰今濟源縣宋宰相陳堯叟碑文內王其姓者即王
氏遠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劉節使
相會間及陳相石刻云濟源見有陳堯叟讀書堂故
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筆之以志異日求訪

紀夢

至元十九年八月二日夜分後夢行通衢見大井中
一異狀人跨青色鉅蛇躍出地長約丈餘身廣濶與尾
等修鱗濯濯可數若將前迎而復去余俯視井中水

波皆成五彩丹色殊煥爛也由中至井濬與所經遺
水濡濕尚淋漓然余逐蛇前行相去數步外因取碎
甕擲之者再既而余入一團焦燼之蛇復來集其首
已化為馬又有數異馬飛舞環余而立初甚惕息至
此無復怖矣尋登一紫閣少頃從閣之西道木陞下
降乃寤

月異

庚辰歲十一月十一日長至日日出三丈許月現東
北丑位間去日約百餘丈其上數丈陰魄團圓畧無
虧欠至寅方移時乃滅因念月與玄象經緯空際太
陽既出自掩而不見今太陰於陽生之朝晝見與日
並光又未嘗月出東北方者吁亦異哉

劔戒哀梁子也

梁奉議仲常與予聯事於憲司者凡四年十九年冬同在京師乃告予曰僕有一劔頗古而犀利自落吾手每臨靜夜屢聆悲鳴比復作聲錚然也且聞百鍊之精或嘗試人者則鳴在傳以為劔戒予疑焉曰此金孽也非戒也既而梁以事南還陳留到家四日而卒吁亦異哉因念張華授干將而告凶鄭逵得吼劔而怪至夫金鑄木鐸中隱大殺若無因而自鳴則為不祥之金梁以劔異告予至其死時僅四十九月得不為劔之孽乎梁諱秉常燕人性機警持事峭急寡讓得年五十有三金尚書梁肅裔孫見所藏世譜云至元廿年歲在癸未端月十有一日王惲書

鹿庵先生卒日

至元三十年癸巳冬十二月廿二日鹿庵先生壽九十二歲無疾而終先是公靜坐間忽張目仰視屋廬曰我於此居得箇月旬日間尔及薨適滿其數氣此絕呼家人令具鞍馬曰可與兄去矣隨有大星隕於寢室東山其光芒炬然曰兄者蓋同母兄文勉先生也爰民榜進士第嘗為某縣令終恒山幕官明年二月其壻李惟賓葬東平府須城縣三十一年四月五日李野齋說如此

家府遺事

先君思淵子通天文又善風角辛亥夏六月憲宗即位明年壬子秋先子以事至相下九月初客

鶴壁友人趙監權家一日夙興見東北方有紫氣極光
大衝貫上下如千石之困時磁人杜伯鎮侍側指示
之杜曰此何祥也曰天子氣也杜曰今
新君御世其應無疑曰非也十年後當別有大聖人
起非復今日也渠切記無忘第老夫不得見耳至元
十五年予過滏陽與杜相會話間偶出元書片紙相
付且歎其先輩學術之精有如是也

國朝奉使

大元

太宗朝奉使宣撫王公諱楫字
略金季舉進士不第以武弁降
太祖聖武皇帝即授宣撫使佩金虎符時年三十至

幽人有文武才

太宗朝丁酉歲假御史大夫持節使宋議和雖往還
十年有皇其華風義言三竟從我議不幸使軺北還
前次荆南疽發背卒年六十七時癸卯秋也道號紫
岩翁有文集并使宋錄藏於家元貞改號六月十日
偶過其家孫元德因出示公秘閣畫像介冑弓劍姿
颯燕蓋儒將之偉者元德風彩甚肖其祖及觀楊紫
陽楊西庵呂大鵬張徽商左山祭文畫贊題跋等篇
又說公比卒前數日夢一青衣童子傳玉溪東館主
人來召既抵其處宮觀甚麗止公候門屏間少頃出報
曰公旬日後當主是館吁亦異哉又觀馬雲卿所畫
人樣吳粧五星廻竒筆也其金水二女形皆散髮金
主殺故杖劍水持筆者或謂水官主錄過水捧蟠桃

火四臂上擎颼輪散火下操孤矢當前一大星旁射
土則扶乳杖而已

六帖說

白樂天作題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
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
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
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
云者所中貼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金制

金人立國作制頗詳雖服御飲膳皆有法以維之然
化敵則奢麗奢則嬌則弱則萎蕭而不振恐亦
取亡國之一端也今日因餒粥糝不可對齒偶思穆

若卷如之事為感而筆之

冠冕始制

或者以金人盤領上服與西域素積尖冒皆出本俗
余以謂盤領漢之曲領尖冒古弁之制也今晨讀戴
禮冠義得鄭氏冠禮起早晚之說稱周公對成王云
古人冒覆而句領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皆
以羽皮為之至黃帝則有冕弁又云帝造火食旃冕
而用布帛代其羽皮乃知二物皆三皇已來之遺物
也又如山東民家至今亦以長幅皂緇蒙纏首髻西
域人用絡締纏繞其首及金齒人冠絳纒以冒頂髻
者其亦本於此欬嗚呼禮失於中而求之野富哉言
乎

裴中立不引韓愈共事

昔裴晉公授鉞平淮辟韓愈為司馬自以度為已知然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至作田橫墓文微露其憤時貞元十一載公年始踰壯矣予嘗思而不得其所以今乃悟此何異魏公之抑蘇軾也大抵才盛學博之士加以年少未免有軒昂莫降之志卒之臨大事成大事有不當如是者乃知二公厚而惜之非畏而忌之也欲使澄治客氣明夫大學之道懿蓄其文德以就夫晚成之器耳嗚呼君子愛人以德復有重於此者乎戊子歲冬十一月朔晨起偶書

賤生於無用說

萬物盈於兩間未有一物而不為立用者况人乎人

之為物得氣之全而靈之最者也苟自棄自暴不為立之所用非惟逆不及物而賤之所由生也彼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物類之極賤者也然一旦與用適宜顧惟毫末可以愈奇疾應時需即與玉札丹砂赤箭青芝並芳而同貴生於有所用故也彼衣敝緼袍並夫華簪盛服之士貴賤固有間矣其所以秉有靈彛物備於我者則不殊也故為士者烏可惡其居貧處賤戚然立之不我用也要當明德志學思求其致用之方可也世之所謂學者多矣有為之學有無用之學窮經洞理粹我言議俾明夫大學之道者此有用之學也如分章摘句泥遠古而不通今攻治異端昧天理而畔於道是皆無益之學也士乎士乎

於焉而不擇其有用而致力乎無用及其志與年邁
悲嘆窮廬尤其世之不我用亦已惑矣行賤生無用說

庭芝評郝奉使文

李庭芝見郝奉使文字謂陳月觀曰陵川固才高學
博但出入韓文未甚熟耳余嘗度之韓文世所重者其
要非一今李之於郝所以云云者正以韓豐而不踰一
辭約而不失一字郝之迂是者極多不然是擇焉不
精明理未至難以非聖之言故也

崔公厲鬼事跡

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崔公道
言曰人秉四大假合而為生踐履五常而為用有偏
於學佛者溺於儒書者各執其一偏所以學者兩不得

其全雖聖人性命之學備載方冊而學者多以尋行
數墨為務及其過一事決一疑皆不能自省愚於七
月上旬腦後病瘡初不以為意會

車駕幸大都跋涉從行瘡益舉茲廿三日問醫者麻
監丞曰此為腦疽其源發自五臟急之不可緩之不
可當以漸治之自是日 諸麻行館求治後至白海
而瘡勢益大形疲力瘁心神不寧以此自思益無他
故病之所作也然所恨者屋無良醫行不能扈從一
日近侍官伯勝等以愚病聞奉

旨留麻監丞於白海治之拜
命日報汗浹背伏思平昔畧無報
國殊勲致感今日

聖恩如此由是覺瘡疾頓回然於夢寐間每為厲鬼
所憑竊謂生死是苦樂我心既定何從不可八月二日
從其醫針者三處覺心舒意暢神志恬然視天地之氣
月白風清霜露浴萬物各得其所而吾之清氣其
靜者混然同於表裏方就寢而厲鬼又見於夢且曰
世間多少難了難行之事相惱百端向之治功皆不
復見而疼痛比前尤加夢中恍惚而覺坐而思之非
厲也以我所見不定得乘其便耳若吾身獲安即與
天地萬物混融同一和氣彼厲鬼安能浼我哉且天
下之事不可不辨於早人之生死不可不識於先我
既能悟此白日黑夜自有定數彼厲鬼何預因記其
夢以俟知者詳焉時大德二年八月五日也

甲戌十二月二十六日晴雪校



卷終



~